竹林七贤

一部好看而精彩的人文历史，揭示了：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引子：“由性”的竹林 （1）
- 引子：“由性”的竹林 （2）
- 引子：“由性”的竹林 （3）
- 第一篇 “天才父子”文学家 （1）
- 第一篇 “天才父子”文学家 （2）
- 第一篇 “天才父子”文学家 （3）
- 第一篇 “天才父子”文学家 （4）
- 第一篇 “天才父子”文学家 （5）
- 第一篇 “天才父子”文学家 （6）
- 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1）
- 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2）
- 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3）
- 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4）
- 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5）
- 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6）
- 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7）
- 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8）
- 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9）
- 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10）
- 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11）
- 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12）
- 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13）
- 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14）
- 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15）
- 第三篇 刀光隐现的京都（1）
- 第三篇 刀光隐现的京都（2）
- 第三篇 刀光隐现的京都（3）
- 第三篇 刀光隐现的京都（4）
- 第三篇 刀光隐现的京都（5）
- 第三篇 刀光隐现的京都（6）

- 第三篇 刀光隐现的京都（7）
- 第三篇 刀光隐现的京都（8）
- 第三篇 刀光隐现的京都（9）
- 第三篇 刀光隐现的京都（10）

引子：“由性”的竹林 （1）

引子：“由性”的竹林

说起“竹林七贤”，也许不少朋友都听过他们的名字，那些极有个性的故事，也早被人们传说了好久。这真是历史上最“由性”的一群人，别说是古时候，即使在今天的社会里，也是绝对的“另类”——但是，就是这一群“另类”得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人，却是魏晋那个时代里最引人注目的几颗亮星。

在竹林中，他们一边无所顾忌地饮酒，一边引领了整个时代的文学；一边放任性情地吟诗，一边成就了思想史上更高层次的突破；一边无视尊卑地开着玩笑，一边就倾倒了当时甚至后世几千年的后来人……当权的个个都想把他们召至麾下，好让自己脸上增光；求学的人人都想见他们的庐山真面，如能求得几句箴言，就是一辈子的夸耀。

人们说，他们是任性放诞、与众不同的人，但是，人们又说，只有他们才是当世真正的“大贤”。“任性放诞”——也就是“由性”，居然还能够成为人们心中的“大贤”，并且被后世仰望一千多年，也许在整个中国历史上，也是绝无仅有的了……我们不妨先来回味一下，他们每一位，都曾有过哪些“由性”得不同凡响的故事：

◎ 一个阳光明媚的正午，古都洛阳东市。广场边围满了人，有很多老百姓，还有文人士子们，他们都是来观看行刑的。将要被杀的，是一位看上去还很年轻的男子，尽管囚衣很凌乱，发髻也都散落着，但仍然掩盖不住他俊拔的身材、帅得仿佛神仙一般的相貌。刽子手取出又宽又厚的屠刀，人群里发出一片惊叹，甚至还有哭声。但这位男子十分平静，他抬起头看看日影，发现还有最后的时间，就向监刑官要来一张七弦琴。他端正坐好，神色淡然地弹起一支曲子来。直到琴声袅袅止歇，人们才听到他的叹息：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——

看了故事的开头，也许有的朋友就会说："这是嵇康啊！嵇康这直视死亡而面不改色的气度，那是魏晋风度的典范！"不错，这第一位正是嵇康。这里把嵇康排在第一，不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，也不是因为他的玄学思想，更不是因为他长得帅，而是因为，他是"竹林七贤"里真的把不向世俗屈服的"由性"进行到底的一个。所以"竹林七贤"这第一位，是非"广陵绝响"的嵇康莫属了。

◎ 一次真是很平常的葬礼，对老百姓来说，生老病死不管多么残酷，但实在是人人都要面对的家常便饭。死者也是再平常不过，一个当兵人家的女儿。像这样的事，大概在那时候，天天发生不知多少回，即便最底层的穷苦人，也不会被弄得心里不安。但是，在简陋的葬礼就要结束的时候，一位出身高门的"贵人"突然跑进了灵堂，自顾自地伏在灵前痛哭了一场。主人看了又看，居然发现这"贵人"，自己并不认识。于是主人无论如何把他拦住，询问他为什么要这样？终于，这位"贵人"回答说：虽然从来没见过死去的姑娘，但早听说她有品貌还有才智，像这样值得欣赏的女子，这么早去世，难道不让人心里悲伤吗？主人怔怔地站着，说不出一句话……

这就是阮籍。"闻美人殁而吊之"——其实他哭得很简单，只是为了一个传说中的美好生命的离去，剩下的什么也没有。大概千古以来，这就是"由性"的最高档次了，这么干干净净、坦坦荡荡。

◎ 古代当官的人，有一多半都不会是清官，也许这个比例有点过，但行贿受贿的肯定绝不在少数。那么怎么对待贿赂，也几乎是所有官员都要碰到的考验。有一个常年贪赃枉法的县令，为了保住自己小小的饭碗，并获得更好的名声，每有事由，就一定要去向上官送礼。当他把各个衙门都拜过，最后就把一百斤上等的丝送到当朝吏部郎的府上。吏部郎没有拒绝他，因为所有的官员都收了礼，拒绝他会让自己被官员们孤立。他客客气气地收下来，但等县令走后，就原封不动地把"礼物"陈列在房梁上，再也没有去理会。后来县令贪污行贿的事败露了，这位吏部郎就爬上房去，取下当年的"礼物"，交到了有

司。人们一看，那上面已经积了厚厚的尘土，轻轻掸开，从前的封印一点都没有被动过……

引子：“由性”的竹林 （2）

这位“吏部郎”就是山涛，后来他的官做得很大。有人说，“竹林七贤”里的山涛，跟嵇康阮籍他们不一样，山涛没有他们那么“由性”，他还是很喜欢做官的。这也许真是山涛的志向。他虽然没有像嵇康、阮籍那样成为竹林中的“精神领袖”，但却更像是一个厚道的长者。在竹林里，他是被他们尊重的朋友；而走出竹林，他却无疑也是一个不错的官员。

◎ 一个书生，看去就那么清秀，因为整个人都好像被书卷气浸透了，还显得有点单纯。凋落的竹林，当年坐卧的山石仍然还在，圆滑得看不出棱角。但是，那些朋友们呢？一个也没有了。甚至他自己，如今也只能做个过客。他站着站着，眼泪就慢慢地掉下来……他提起笔，在凄冷的风里写道：将命适于远京兮，遂旋反于北徂。济黄河以泛舟兮，经山阳之旧居……叹《黍离》之悯周兮，悲《麦秀》于殷墟……

向秀。——关于他这篇《思旧赋》，鲁迅先生曾做过剖析，大意说：向子期（向秀，字子期）悼念竹林亡友，不过了了数语，好像刚开了个头，就结尾了，可见有很多话，因为惧怕司马昭，他不是不想写，是不敢写啊。 向秀的确是“不敢写”，其实他就是一个做学问的。如果说嵇康是名士们的标杆，阮籍是位了不起的诗人，那么向秀就更像是个学者，而且专搞哲学研究。他年轻、俊秀，为了学问无论和谁争起来都毫不让步。一个始终都干干净净的书生，有点知识分子的软弱，好像也在情理之中了。

◎ 一架鹿车远远地行来，一个相貌丑陋、衣衫不整的人歪歪斜斜地坐在上面，手里还抱着一只酒坛。他一边哼着小曲，一边继续痛饮不停。这怪异的举止吸引来一大群人跟着看，但等到看清他是谁，人们却没了兴致，纷纷说：嗨，是他呀！天天醉成这样也不会是别人啦！大家哄笑着散去，也不跟随了。这人却毫不在意，美美喝下一口

酒，然后吩咐车后扛着铁锹的仆人：如果我醉死在路上，你就地挖个坑，把我埋了就行啦！说完再不理会。仆人唯唯答应，却怔怔地想，难道，真的连祖坟都不要了吗……

“死便埋我”，这就是“酒仙”刘伶。不知他最后是不是真的醉死的，也不知是不是真的就地掩埋了，但“酒”是刘伶毕生的事业和追求却是无疑了，就像他自己说的，“天生刘伶，以酒为名”——现在河北省还真出产一种酒，销量也很不错，名字就叫“刘伶醉”，还是几百年的老品牌。他老人家要是地下有知，也会高兴得不得了吧。别的先不论，自己这“以酒为名”的宏愿，可是真的实现了。

◎ 一条路的两边原本住着一个家族，后来因为住在北方的人都遵守礼法，听朝廷的话，又知道积聚钱财，日子就越过越好；路南的人都讨厌礼法，更不愿听朝廷的话，有了点钱就买酒喝，到处游玩，于是日子越过越穷。一天，正有大好的太阳。路北的富人们就趁着阳光晒起衣服来。过路的人一看，真是绫罗绸缎，应有尽有啊，都忍不住地羡慕。然后，又两边看看，奇怪地耳语：为什么同是一家人，北边晾这么多好衣服，南边却什么也没有呢？路南有个少年，正极感兴趣地托着下巴看这些人，他心里一动，就想出了个好玩主意。然后二话没说，跑回家找出两条类似破裤子的东西，挑起竹竿，堂而皇之地挂了起来。行人们奇怪地跑来问他：人家挂出那么好的衣服，你为什么挂这个呢？少年一笑说：他们既然这么“俗”，那我也不能免“俗”了，咱也挂个东西出来让他们瞧瞧！行人莫名其妙地怔在那儿，少年却得意地哈哈大笑，然后扬长而去。

这个大家族就是阮籍家。当然，阮籍是属于路南穷人这边的。这个晒破裤子给人家看的少年，是阮籍的侄子阮咸。阮咸是因为阮籍才跑到竹林来的，因为从小就跟着阮籍，一直把这位“由性”得没法再“由性”的叔叔当成楷模，叔侄俩又一向没大没小，所以阮咸小时候干出这样事，也就没啥可奇怪了。

◎ 这一天，真是难得的竹林诸“贤”大聚会，大家喝酒的喝酒，争论的争论，坐着的，躺着的，真真千姿百态，各领风骚。酒喝得正酣，一个小孩——说他是小孩，是因为他的年纪的确很小，不过十五六岁的模样。这小孩目光闪烁地溜进竹林，一看眼前这群人，真是跟自己家那些当大官的父辈们不一样，让他打心眼里感兴趣。阮籍斜瞟了他一眼，立刻大笑，说：你这个小俗物，又来败坏我们的兴致了！谁知这小孩一点也不惊慌，也不尊敬他们，笑嘻嘻地开口回敬：你们这些人的兴致也忒容易败坏了！

引子：“由性”的竹林 （3）

这王戎——还的确是个“小俗物”，阮籍的话也不全都是开玩笑。但无论如何，从小机智又会处事的王戎，还是很招人喜欢的，不然阮籍也不会着了魔似的看中他。不过，王戎跟他们不一样，虽然“由性”是一定要干的，但搞起现实利益来，王戎也毫不含糊。他才不会像嵇康那样，为了“由性”去跟国家最高领导人作对。王戎坦坦然然地做了一个“俗物”，一直把官当到了“三公”，他们琅邪王氏家族后来成为“江左第一高门”，王戎可是功不可没的。与其说，他是竹林中的一个“贤者”，还不如说——他就是官场中的一位高手。

说过这些经典故事，我们也不由感叹——果真是一群“由性”的人，也不管是老是小，到底是啥身份。有的学者曾说：从“竹林七贤”开始，魏晋时期的名士们，人人都有一部“放任”史。好像从前的两千多年里，人们是被压抑得太久了，这回终于赶上时机，一定要好好地“由性”一把。

虽然，“放任”的行为并不是从“竹林七贤”最先开始，在他们之前，已经有不少人变得“由性”了，但是，“放任”真的形成风气，并且发生重大的、甚至是“质”一般的变化，却肯定要从“竹林七贤”这儿算起了。

正是他们，第一次为“放任”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，让老庄思想和每一个人的生存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。也正是他们，为那些生活在乱世当中，内心极其痛苦、几乎没法活下去的正直文人们，指出了一条内心的理想通路。虽然在他们“放任”的背后，都是深深的痛苦，但是他们提出的思想，却成为了后来几百年魏晋文人们的心灵指引……东晋两位著名的宰相王导和谢安，都是他们的真心推崇者。王导过江以后，谈论的事情很少，但最愿意向人们讲解的，却是嵇康的名作《声无哀乐论》和《养生论》；谢安听到侄儿谢玄和兄弟们评论“竹林七

贤”的优劣，就立刻走上前去，对孩子们说：“七贤”的好坏不是你们能够评价的，先辈们也从来不随意评价他们……

于是，人们把他们称为“大贤”，他们这“放任”，也引领起了整整一个时代。于是，十分不可思议的事就发生了：整个晋朝，这“竹林七贤式”的“由性”，居然已经不再是“另类”，反倒是不那么“由性”的人，却让人们觉得讨厌。宰相们除了料理好国家大事以外，在内心里，却都愿意自己能做个——像“竹林七贤”那样的人。

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：如果我们从最正常的思路来看，这难道不是太不合常理？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些行为古怪的人，但这些最多也就是“另类”，是不可能形成气候的。可为什么偏偏在那时，这种光怪陆离，这种放任由性，居然就能成为社会的主流，甚至连执政宰相都变成了他们的同党？

就让我们随着历史的线索，去看一看，在这些光怪陆离的故事背后，曾经有过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，在那个时代里，又曾经发生了哪些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以至于世界就好像突然改换了面貌。也许，当我们讲述了关于“竹林”的故事，走进这些“另类”的、却让我们尊敬的人们心里，这些疑问也就慢慢地解开了。

第一篇 “天才父子”文学家 （1）

第一篇“天才父子”文学家

阅读小笺：

◆阮籍的父亲——“建安七子”之一的阮　出山，给曹操做记室。

◆阮　早逝，浪漫皇帝曹丕看望小阮籍。阮籍在孤独中长大，信仰儒学，立志报国济民。

◆魏晋风流的第一代名士——正始名士登上历史舞台。

焚山求俊才

有一个曹操“焚山求才”的故事，熟悉三国历史的朋友可能听说过。故事的大略是这样：

曹操的堂弟曹洪，听说陈留有位姓阮的名士，很有才华，就想让他到自己的帐下来做官。谁知这位名士说啥也不肯。曹洪一怒之下，竟用起武力，动起刑罚来了。不想阮名士果然硬气，任你威逼利诱，就是不低头。曹洪一看没办法，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曹操。曹操也早听说过这人的名声，心想，这是个高士啊，难道是他看不上曹洪？于是，他亲自派人征召，对人家说，你不愿给曹洪当手下，那就到我这儿来做官，（这总可以了吧。）不成想，派去的人很快跑回来禀告，那名士非但没有理会，竟还连夜逃奔山里去了！曹操这下也来了气，立刻派兵围了那座山，四周放起大火，烧也要把他烧出来，就不信这人他弄不到手。 当然最后，还是我们无兵无武的文人低了头，乖乖地走出山，不管心里乐意不乐意，还是来到曹操府里，给他当了记室 。

这位逼得曹操“焚山”才求得的“俊才”，名字叫阮　，而他，正是竹林七贤里的大诗人阮籍的父亲。说起竹林七贤，就让我们从阮家的故事来开始吧。

别看阮籍在历史上名声赫赫，又是文学家，又是思想家，但他父亲阮　，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。阮籍名列“竹林七贤”，而阮　，早就跻身“建安七子”，虽然文学成就没有儿子高，但在当时的文坛，也是

数得着的大才子，是曹操手下的著名“才臣”之一。阮籍后来的成就，跟这个家族基因，恐怕也有很大的关系。

阮家是个士族，而且“家风清正”，世代尊奉儒学，虽然算不上显赫，但在当时，也是属于让人们尊敬的家族了。其实，阮　对多少也是“篡逆”的曹家，是并不感兴趣的，他的连夜逃奔山中，那不是摆文人驾子，而是真的不乐意。所以，他在曹操手下混事，是颇“不合作”了好一段时间。

我们都知道，徐庶进曹营，那是“一语不发”，如果说，那只是小说家的杜撰的话，那真实的历史人物阮　，他一开始的所作所为，可也跟徐庶差不了太多。阮　跟随曹操不久，曹操发兵征讨长安，这样重大的事，自然是要大宴宾客群臣。曹操手下原本人才济济，这等场合，也一定是要歌功颂德，盛赞太平了。文臣们个个热情洋溢，发言的发言，作歌的作歌。只有阮　就像传说中的徐庶一样，坐在那儿一句话没有。曹操一看他那神色，再想想从前的事，心里就不高兴了。于是，他吩咐阮　，你别坐在大臣当中了，到乐工伎人那边去坐吧。其实曹操的心理也没什么说不通，你不是有才华吗，但你不为国家出力，这才华又有什么用？当个乐工伎人不是正好？

虽然在同曹操的不合作斗争中，阮　已经足够有胆气了，但是这胆气究竟还能坚持多久？难道真的为这个丢了性命？在这威慑之下，阮　终于调整了自己的心态。当然，曹操的话是不能不听的，于是他站起来，走到伎人当中，心想，你不就是嫌我不给你歌功颂德吗？这个可有什么难办？他坐好，抚起伎人用的琴，随口就唱了起来：

奕奕天门开，大魏应期运。青盖巡九州，在东西人怨。

第一篇 “天才父子”文学家 （2）

士为知己死，女为悦者玩。恩义苟敷畅，他人焉能乱？”

这一曲唱出，不但琴音清激，而且歌声绝妙，让一座人唱的赞歌都黯然失色。曹操是高兴得不能自已，一来欣赏阮　的高才，果然是名不虚传；而另一个，也是最让他高兴的，这个一直让他头疼的阮　，这回是终于给他表了态。

也许这件事，对阮　来说，是让他彻底扔掉了内心的理想，但无论如何，却保住了他后半生的平安。渐渐地，他和陈琳一起，就成为了曹操最爱重的笔杆子，军国表章等等，都是出自他俩之手。当然，阮　的“仕魏”，原本就是带着强迫性的，对这个，曹操也明白得很，所以他用阮　，只是用了他的长处，却始终没把他看作亲信，于是阮　的官也一直做得不大。

看了阮　的故事，也许有的朋友就会感叹，这是不是郁闷了点，干了一辈子不想干的事！其实也不完全如此。曹家也还是有让阮　喜欢的东西的，这就是——他和当时的世子、后来的魏文帝曹丕的交谊。也因为这交谊，刚满三岁的小阮籍，还曾得到了父亲这位“皇帝朋友”的怜惜。

一位“由性”的君王

应该说，魏文帝曹子桓可是颇值得一提的人。一方面，他跟阮家曾有不错的交情；另一方面，这位皇帝，他也是“由性”之风的亲身实践者！虽然他没像嵇康他们那样，为“由性”找到理论上的依据，但那行为举止，比起嵇康阮籍来，也丝毫不见逊色。而且最重要的，他可是一位皇帝！在那时，儒家本来就不像汉朝时那么有地位，而在曹丕的“模范带头”作用下，大家就更懒得把忠孝节义之类放在心上了。所以说，魏晋这“放任”之风的形成，曹丕可是“功不可没”的。来看看他和大才子们的“由性”故事：

其实不只阮　，“建安七子”的另外几位——陈琳、王粲、徐干、应　、刘桢，也都是曹丕的好朋友。甚至“建安七子”这个流传千古的名头，还是曹丕在自己著名的大作《典论》中给他们一块儿起的。曹丕跟这几位大才子的交情，或许也有他要拉拢人心的目的，但最主要的，还是因为，他自己也是个浪漫得不行的“文人”，所以他就把他们召集在一起，谈文论道，诗酒弦歌。这是属于“文坛”的事，跟政治一点不沾边。

大才子们跟随着子桓、子建兄弟，聚集在魏都邺城，铜雀台上，风和日丽，俯仰抒怀，愉快地交流创作理论。我们文学史上最慷慨深沉、意气昂扬的“建安文学”，也就这样诞生了。于是，历史上就把子桓、子建兄弟和“建安七子”在那个时期的交游，称为“邺下风流”，这也成为魏晋这个“风流大时代”里，一个最绚亮的开头。

曹丕作为“文坛盟主”，领着一群才子，常常玩着玩着，他就来了兴致，想不起自己是谁了。有一回，阮　他们几个在他府里，酒喝到兴起，诗也做得高兴，这时曹丕就想，席间无以为乐，怎么才能让大家更愉快呢？想着想着，居然就想起自己老婆来了。曹丕的这位夫人，那可是人尽皆知的国色天香，就是曹操灭袁绍时，他得来的袁绍儿子的老婆甄氏。曹丕越想越有趣，就把甄夫人叫出来，让她一同入席，请大家一起来观看。这可把阮　他们为难坏了。世子是好朋友不假，但他说不准就是日后的皇帝，这可怎么能看呢！于是个个低了头，眼皮也不敢抬。只有刘桢是个胆大的，心想，他自己都不在乎，我又为什么拘泥呢？刘桢索性抬起头来，把个绝美的甄夫人饱饱看了个够。结果不成想，这事曹丕虽然高兴了，但却着实惹恼了曹操。曹操一听说，这小子居然干出这等事，二话没说，就把刘桢治了罪，要不是被劝住，险些就把人家杀了。

第一篇 “天才父子”文学家 （3）

关于曹丕的“由性”，还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，也跟他喜欢的这些文人朋友们有关：

“建安七子”里，阮　的最大长处是作诗，好几首专写老百姓生活疾苦的作品，都是流传下来的名篇。但要说综合水平最高的，得数王粲。他的《登楼赋》等等，非常有名。王粲是“七子”里最后一个去世的，曹丕这时已经是魏国太子，要继承曹操的大业了。他带着文武官员们去给王粲送葬，眼看这些朋友们，一个个凋落，他心里难过，却又不知怎么表达追思才好。这时，他就想起王粲的平生嗜好来了，于是看看官员们说：王仲宣（王粲，字仲宣）生前最喜欢听驴叫，我们就一起来学驴叫，为他送行吧！这王粲也是高人，喜欢听啥不好，居然喜欢听驴叫，或许高才的人难免会有些独特的爱好吧。官员们面面相觑，不知所以，但又不敢不听。于是，就在曹太子的带领下，大家齐声驴鸣，声音此起彼伏，把个王粲的葬礼搞得好一番别开生面。

阮　是在王粲之前去世的，死时才不过四十来岁，丢下了妻子和三岁的阮籍。阮家原本就不是显赫的家族，阮　也没当多大的官，他这一死，家门一下就更显得凋落。不过，让阮籍的母亲没有想到的是，贵为世子的曹丕，居然在这时，跑来探看他们母子了！于是，刚刚三岁的阮籍，跟这位“由性”又多情的皇帝，还曾见上了一面。只不过那时他还小，可能还不记事呢。

曹丕来看望生前好友的遗孤，看着年轻的母亲和幼小的孤儿，伤心得不能自已，当即提笔，写下了一篇《寡妇赋》，赠给这母子俩。仿佛这还不够表达他的怜惜，他就让王粲跟着一块儿来写。曹丕在序中说：

陈留阮元瑜（阮　，字元瑜）与余与旧，薄命早亡，每感存其遗孤，未尝不怆然伤心，故作斯赋，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……

也许，这件事对于曹丕来说，只是他性情的自然流露，并没有什么特意而为。但是，这对小时候的阮籍，可是十分重大的。虽然当年阮　跟随曹操，那是出于无奈，但年轻时的阮籍，他对曹家却多少是有情意的！本来阮籍出生的时候，天下就几乎变成了“魏”，他当然是一辈子也没食过“汉禄”了，对那已成往事的“大汉”，根本没什么印象。幼年的孤苦中，这位当时的世子、后来的皇帝的关怀，无疑会深深地印在他心里，没准还是他内心深处一直的骄傲。阮籍十几岁的时候，就是满怀着一腔报国的热情，渴望能在当世建功立业。那他要报的这个“国”，到底是哪个“国”？当然是“魏国”！而不会是“大汉”，更加不会是“大晋”了。

公元220年，大魏黄初元年，曹丕成功地实现禅位，当上了皇帝。而这时的阮籍，也已经11岁。魏国经过曹操多年的经营治理，实行屯田，兴修水利，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好了起来，已经出现了一番“治世”的气象。曹丕在这方面，则继续推行他父亲重视农业的政策，国家的政局又比较稳定，于是国力进一步攀升，多年战争的破坏被消除了，经济发展的程度，甚至超过了太平时期的东汉。阮籍就在这样的时代中，走进了他的少年。他的确是充满了希望，或许还认为自己是“正得时宜”，于是，像所有攻书学剑的青年士子一样，报国济民、扬名于世的愿望，就在阮籍的内心里热情地萌发起来了……

昔年十四五，志尚好诗书

竹林的第一位主人公正式出场，不妨先来说说他的个人简况：

阮籍：字嗣宗，号“步兵”——古人年满二十才取字，这时候阮早不在，阮籍取字“嗣宗”，看来年轻时，他还是很以振兴家室为己任的；阮籍这辈子当的官不少，只有那个“步兵校尉”，似乎才让他最满意，于是后人就都喜欢称他“阮步兵”。

第一篇 “天才父子”文学家 （4）

居住地：陈留尉氏——现在的河南省尉氏县。这个地点离当时的政治中心洛阳、嵇康的住地山阳都不远，后来“竹林之游”的出现，也跟这个“居住地”有不小的关系。

生卒年：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（公元210年），死于魏常道乡公景元四年（公元263年），终年53岁 ——阮籍出生的时候，国家还是叫“汉”，但政权早已被曹家所掌控；阮籍去世的时候，国家也还是叫“魏”，但政权又早已被司马家所掌控，他死去两年后，司马炎模仿曹丕搞了“禅代”，建立了西晋，曹家就把原本“禅”来的天下，又“禅”给了司马。

历史评价：头衔着实不少——魏晋时期的思想家、文学家、音乐家；著名的玄学名士；“竹林七贤”的精神领袖之一。

艺术成就：文章和诗歌都非常好，尤其擅长五言，八十二首《咏怀诗》引领了当世文坛，即使在整个文学史上，也颇引人注目。

关于阮籍小时候的事，流传下来的不多，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，那就是：一个诗礼之家的天才少年，在孤独中，立志、修文、习武的完美成长历程。

阮籍的确是个天才。史书说，他很小就有“奇才异质”，八岁就能写文章。其实，还不止这个，实际上，八九岁的阮籍，不但已经出口成章，而且还懂得了用弹琴来舒遣自己的心情。这大概是由于父亲的基因，还有他家良好的家学修养了。“没爹的孩子早当家”，世代儒学的家风，让小阮籍觉得，阮家这一支的兴衰就在自己肩上，虽然叔叔和堂兄会时常来照料他，但那终归不是至亲，他就想赶紧长大，好干出一番事业，这样，才算对得起早死的爹和在孤苦中把自己养大的母亲。

阮籍对自己人生的设计很完美，不但要满腹经纶，治国安邦；还要能驰骋杀场，建功立业。大概我们古代的文人都是这个路数，东坡

不也曾梦想，“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”吗？不过这对东坡，的确只是“梦想”，但对阮籍，他可是付诸了行动的。当然，最必要也是最经典的，就是这两方面：攻书和学剑。

在著名的《咏怀诗》里，第十五首，阮籍这样写道：

昔年十四五，志尚好诗书。被褐怀珠玉，颜闵相与期 。

当年十四五岁的时候，我立志成为德行高尚的人，最爱研读《诗》、《书》这样的经典。虽然穿着粗麻的短衣，但心中却怀抱着像珠玉一样高贵的品德，像不慕荣利的颜回、清高重孝的闵损，他们才是我的同道，是我所倾慕的人……

很清晰了，阮籍这一生的学问，就是从儒学开始，他最喜欢钻研的书，是儒家的经典《诗经》和《尚书》；最喜欢的古人，是颜回和闵损，而这两位，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，是儒家推崇的大贤。虽然后人说，竹林这七位“贤者”，他们都“雅好老庄”，但是，他们可不是一生下来就都认准了老庄的。真正这么干脆的，大概只有嵇康一位。

阮籍研习了儒家经典，为实现远大理想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；但是，他也没忘了对自己另一方面的历练，于是，在“攻书”的同时，他又兴致勃勃地学起了——击剑。《咏怀诗》第六十一首，记录了这“少年习武”的故事：

少年学击剑，妙技过曲城。英风截云霓，超世发奇声。

挥剑临沙漠，饮马九里垌。旗帜何翩翩，但闻金鼓鸣。

第一篇 “天才父子”文学家 （5）

军旅令人悲，烈烈有哀情。念我平常时，悔恨从此生。

这样一看，以“大文学家”头衔名垂青史的阮籍，他小时候这剑艺，竟还是相当不错的！俨然就是个少年高手。这首诗写得凝重感伤，一看就不是戏作，这“妙技过曲城”、“超世发奇声”，就算有点文人的夸张，但肯定也不会完全没有来由。史书记载阮籍的相貌，说他“容貌瑰杰”、“志气宏放”——这分明是英爽大侠的气质，哪还是孱弱文人的模样。不过可惜的是，阮籍这“剑艺英风”，一辈子也没能派上用场（虽然后来当了步兵校尉，是个武职，但那时，他的主要目的已经是喝酒，正经差事估计没放在心上），像“挥剑临沙漠”、“旗帜何翩翩”，那就只能是他心里的美好向往了。

……

经过了十几年的修炼，这时的阮籍也算“文武双全”，一个模范教育下的“大好青年”就这样完成培养，开始走向社会了。他聪明、正义、热情、有才华、有理想，觉得整个天下都充满了阳光……看来，这“大好青年”还真是千古皆然，无论什么时代，那特质都不会有多大改变，倒让人不由感叹起那句话来：历史永远不会重复，但人生，却永远总是那些。

“大好青年”阮籍走向了社会。然而他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必须说，阮籍并没有出生在一个好的时代里，他后来活得那么不成话，简直成了“天下放纵第一人”，那不能都去怪他。从他“走向社会”的时候，社会就已经开始扭曲了，而且越来越扭曲，直到他死后，才又重新建立起一个正常点的秩序。

阮籍出道的时候，在社会上引领着风尚的，正是一群浮华公子哥。不过，我们不要小瞧这群“浮华公子”，这可是很不寻常的一群人。他们就是，被后人喻为“魏晋风流第一代翘楚”的——正始名士 。大概是因为轻薄的作派，这些人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好，至少远比不

上“竹林七贤”，但是，若论起在学术上的贡献，他们可是绝不输给竹林的。

阮籍二十出头的时候，正是正始名士走向辉煌的时候，他们的代表人物何晏、王弼、夏侯玄、邓飏、李胜、丁谧等等，已经在京都洛阳红极一时。这些公子们个个出身显贵，又极富才华，相互间推崇标榜，一时间就成为了整个天下的聚焦。

阮籍拿着那质朴的眼神，瞧着这些贵公子，可是，却越看越觉得不对劲。照阮籍的理解，在儒家的良好教育下，文人们就都应该端端正正、气质深沉才对，可再看这些人，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难道这群贵气十足又浮华成性的公子哥，就真的成了天下文人的典范？阮籍越看越摸不着头脑，第一次来看这个社会，就这么不可理解，跟他一向的想像，可实在差得太远了。

这里，我们也不妨替阮籍解解惑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？为什么这个时代的文人，竟都变成了这样？其实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：儒家在这个时候，已经衰落了！儒家在经过了汉朝的黄金盛世以后，因为历史的原因，还有它自身出现的问题，已经不能很好地解决天下的事了，于是，它就没有了不容置疑的尊严。正始名士，那是一群最早的“玄学”人物，早不把儒家看得有多重了。无论这些人是不是得人心，但他们却无疑代表着社会的“新生事物”。其实跟人家相比，倒是阮籍落伍了。只是，这时的阮籍可不懂什么叫做“玄”，他还要在儒家给他描绘的理想盛世里，沉浸上好一段时间呢。

第一篇 “天才父子”文学家 （6）

阮籍真不是一个好命的人，一走向社会，就碰上了大难题。他梦想着要“报国济民”，那就必须得到当权者的赏识，让人家给他“报国济民”的机会，然而得到当权者的赏识，那就必须得——出名！但是，现在的阮家，已经没有了被人青睐的资本，魏文帝曹丕已经死了五六年，这个并不显赫的家族，早被贵人们抛到了脑后。那么阮籍还有什么办法？也只剩了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——混到那些贵公子当中去！虽然，阮籍真是看不上他们，但无论如何，人家是当今的时尚，也只有通过跟他们的交往，才能让自己渐渐地被天下得知。

看后来的这些年，阮籍果然是这么干的，只是……他干得颇不情愿。一方面，他一直和这些公子们保持着交往，但另一方面，却又绝不肯变成他们那样的气质。所以几年后，阮籍的确是出了名，但却又始终不在那个能引领风尚的名单里。人们都已经知道，陈留有个阮嗣宗，不错，有才华有见识，但那无疑是个“规矩人”，还一心地抱着儒家那一套，没什么与众不同的……这样看，阮籍的年轻时代，还真是挺郁闷。而经过了这几年，阮籍也已经和刚出道时不太一样了。虽然心里的热情并没有死掉，但那浪漫和美好，却已经消减了一大半。

不管怎样，阮籍终于有了名，这时他已经三十岁，也终于开始得到大人物们的关注。然而偏在此时，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却突然发生了，让阮籍那刚刚重新萌发的“报国热情”，再一次遭到了无情的打击——公元239年，曹丕的儿子、在位十三年的魏明帝曹睿忽然病死了。曹睿把皇位传给了年仅八岁的养子曹芳。后来因为这孩子成年不久，就被司马师废为了“齐王”，所以连个皇帝的谥号也没能留下，于是历史上就只把他称为“齐王曹芳”。

齐王曹芳继位的第一个元日，正是公元240年，从此，魏朝就进入了“正始”年间。而“正始”这个年号的到来，无论是对大魏、还是对正始名士竹林名士，大家的命运都开始发生了难以意料的转变。

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1）

第二篇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

阅读小笺：

◆ 天下大势：司马懿和曹爽展开历时10年的“正始权争”，天下风云莫测，危机四伏。

◆ 思想成就：在权力斗争的夹缝中，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大讨论“正始之音”拉开帷幕，展开以“音乐”为主题的大辩论。正始名士引领天下时尚，玄学和魏晋风度开始形成。

◆ 竹林故事：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向秀在山阳相遇，“竹林之游”出现。嵇康发表有影响力的大作《声无哀乐论》。

阴差阳错的“第一次”

阮籍是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国家会突然变成这样的。他谨谨慎慎地抬头看，这和他小时候心中的那个“大魏”，真是完全不一样了。

原本皇帝死了，也不是什么古来罕有的事，新君既然年幼，那么由辅政大臣来把万事都料理妥当，一切就还能正常。但是，现在的情形却全然不是这样。魏明帝曹睿在临终前立下遗诏，让大将军曹爽还有太尉司马懿，一块儿来当“顾命大臣”，辅佐幼主。然而曹芳刚刚即位，这两位“顾命大臣”就各自拉起势力，明里暗里地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。

曹爽和曹家是什么关系呢？曹爽的父亲曹真，曾是魏武帝曹操的养子。也就是说，曹爽是曹操孙子辈的人。而这边的司马懿，现在已经是大魏的“四朝”元老，从曹操那时起家，到后来的曹丕、曹睿、再到曹芳，要论起声望、谋略和手段等等，整个朝廷里，是没人能跟他比得了。

曹爽和司马懿这场“正始权争”可算旷日持久，一直持续了正始这十年，其间错综复杂、此消彼长，整个天下也很快变得乌烟瘴气，危机四起。从齐王曹芳一继位，曹爽和司马懿的第一回合斗争就拉开了

序幕。这回是曹爽胜了。他让自己的亲信给小皇帝上表，加给司马懿一个“太傅”的虚衔，他就趁机把“录尚书事”，也就是总理朝政的大权抓到了手里。司马懿眼看曹爽势力正盛，老谋深算地咬咬牙忍住，没再多说。这一回合，双方还算相安无事。曹爽眼看大权到手，立刻展开了下一步工作——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。

于是，在曹爽的信任和提拔之下，正始名士就真正走上了历史舞台。夏侯玄、何晏、李胜、丁谧、邓飏、毕轨等等“风流俊士”，纷纷得到曹爽的重用。这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浮华贵公子，而且曹爽自己，也一样是“浮华”成性。虽然，我们不能完全从否定的角度来看这个“浮华”，这些“浮华公子”也并不是全都没有才干。但无论如何，由曹爽带头、何晏推广的这等轻薄浮艳的作派，却从一开始就没能得到天下人心。旁人不论，至少阮籍就很不以为然。所以，当原本梦寐以求的机会终于来临时，阮籍的反应竟是那么出乎意料。

曹爽当政的这年，阮籍三十二岁。他终于得到了官场的青睐，碰到了第一个“为国效力”的机会。他是被谁看上了呢？当朝太尉蒋济。蒋济跟司马懿一样，也是大魏的四朝元老，在朝廷里是很有声望的人。这时，阮籍的名声已经传开，蒋济也很快就听说了。有一天，蒋济问自己的下属王默：听说陈留的阮籍很有才华风度，而且志向高远，你知道这个人吗？王默很可能早就认得阮籍，立刻回答：阮籍正是这样的人啊。蒋济一听高兴，就说：好啊，那就征召阮籍到我的官署里来吧。王默想，以蒋济的声望和权位，这个从没当过官的阮籍，肯定是要立刻奔赴了，没准还会受宠若惊呢。于是连连表示赞成。

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2）

很快，消息传到了阮籍这里。阮籍思考好久，提笔写下了一封《奏记》，并且为了表达对太尉的尊敬，他还亲自送到洛阳城外的都亭，请人向蒋济呈上。其实，阮籍是要推辞这回征召的，他在《奏记》里说，自己一直以躬耕为业，只愿做个顺民。身体又一直不好，腿脚也不敏捷，这做官的差事，恐怕是担当不了。又说，自己没有多高的德行，毛病倒不少，朝廷庄重的大礼，也未必担得起。

阮籍的话说得很委婉，又亲自送到洛阳，他以为这已经够尊敬人家了，于是把《奏记》交给送信的人，他就上路回了家。不成想，蒋济听说阮籍这么快就到了洛阳，非常高兴，还以为他《奏记》里的话不过就是假谦虚，其实内心是很想来呢。于是，蒋济立刻派人赶到都亭，以礼相迎。没有想到，这些人赶去一看，阮籍却已经走了。这可是大大扫了太尉的面子。蒋济听说后，一下就怒了。他找不着阮籍，总也得有个人出气，就把那个大赞阮籍的王默，好好地训了一通。王默又是委屈，又是害怕，赶紧给阮籍写信，劝他说，你还是赶紧来吧，太尉可不是好惹的。

阮籍已经回到了陈留，他的亲戚和同乡们一听说这事，也纷纷地跑来，大家都说，太尉已经生气了，你还是依从了吧，可千万不要惹祸上身。阮籍眼看没办法，只好打点行装，再赴洛阳，来到了蒋济的官署。但是，在阮籍心里，他是拿定了主意不干的，于是混了几个月，就再一次托病求归。蒋济一看，还真是留不住，他也没再为难，终于把阮籍放回了家。

阮籍的第一次出仕，就在曹爽和司马懿的第一回合斗争之后，阴差阳错地成行，最后又以非常短的时间宣告结束了。那么我们不禁会问，阮籍准备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真的等来了“建功立业”的机会，他反倒又不要了呢？难道是他看不上这位太尉？

其实，阮籍看不上的，并不是蒋济，这事本来跟蒋济没有多大关系。他心里真正不感冒的，是曹爽！在他看来，这些公子哥引领引领风尚也就罢了，难道凭这种作派，也能够治理得好国家吗？！如果说，从前的阮籍还只是郁闷的话，现在可就有点冷冷的味道了。他已经看得明白，自己那“爱国热忱”，恐怕在这等时代里，是别打算有发挥的机会了，即便做了官，也是和那干人混迹一处，他还不想让自己背上“轻薄”的名声。在《咏怀诗》第四十二首里，阮籍这样说：

王业须良辅，建功俟英雄。元凯康哉美，多士颂声隆。

阴阳有舛错，日月不常融。天时有否泰，人事多盈冲……

看看阮籍心里对国家的设计，国家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是既忠心又有本事的良臣，是能建功立业的英雄！可再看看朝廷里都是些什么人？真是“阴阳有舛错”、“人事多盈冲”，自己空有着美好的愿望，但又有什么用呢？阮籍想着，心里更深地浮起了悲凉。

失落中的“正始之音”

阮籍在失落中，渐渐让心思离开现实，他不由地想，国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为什么再不能有像大汉那样的盛世，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呢？他很快地意识到——是思想！是思想上出了问题！汉朝为什么强大？因为人家有儒学。那时儒学正在最兴盛的时候，天下人都相信它，尊崇它，人们的心思就安定，国家也就能统治好。可是现在呢？儒学的黄金盛世已经过去了，而且大魏本来就是“篡”来的天下，跟儒家讲的“忠君”本身就针锋相对，皇上又怎么能像汉武帝那样，彻底地推行儒学呢？儒家学说已经解决不了国家的问题了，那这又该以什么来指导？

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3）

其实不仅阮籍，正始时期的名士们，也包括那些“浮华公子”，哪一个心里也都有类似的困惑。也许这真是我们古代文人的特质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他们也不可能真的忘了国家。魏晋相交——那是一个“后信仰时代”，在汉朝几乎快成了“国教”一样的儒学，因为它自身的问题还有复杂的历史原因，渐渐地没那么管用了。在失落和痛苦当中，不管是统治者还是文人名士们，心里都惶惶地没有了支撑。这国家可该怎么办？每一个人又该怎么活着？我们究竟该以什么为指导？无论什么时代，人如果没了信仰，没了精神支柱，那都是非常可怕的。

于是，在这种情势下，魏晋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一场“思想大讨论”，就在整个文人阶层蓬蓬勃勃地兴起了，这就是我们古代思想史上十分著名的——“正始之音”。

这场“思想大讨论”一直持续了整个正始时代，当时有见识的名士们，个个都参与其中，大家纷纷“发表文章”，提出自己的新观点，朝廷这边的何晏、王弼、夏侯玄；竹林这边的嵇康、阮籍、向秀……他们都是其中的骨干。我们来看这个“正始”，一边是曹爽和司马懿为了权力，展开的一轮又一轮的你死我活的斗争；而另一边，却是一群文人们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，满怀热情“发表”的一篇又一篇关于“国家该怎么办”、“人到底该怎么活着”的呕心沥血的思考……与其说，“正始之音”是对一种新思想的探讨，还不如说，它就是正始时代的名士们，竭尽心力地想给国家的发展、个人的生存找到一条新出路的集体行动！虽然，这些名士们出身不同，风格也不一样，立场还常常不一致，但他们这个美好的初衷，却肯定是相同的。

在这场“思想大讨论”中，名士们取得了什么成果，找到了什么新思想呢？这就是——后来指导了整个晋朝社会风气的“玄学”！其实，“玄学”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高深得不可思议，作为一门学问，它当然就是有迹可循，并且还能够被我们理解的。

如果用一句话来说，什么叫玄学？它就是——以道家思想为核心、又吸取了一部分儒家思想的哲学理论。它产生的原因也并没有多么复杂——现在儒家不是已经不行了，不能当作整个社会的指导了吗，那咱们就试试拿道家思想来作指导，没准还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问题呢。

虽然，“正始之音”是学术界的事，算不上什么大的政治事件，但玄学的诞生，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，甚至比那些政治大事的影响还要深远，就像在历史上，“正始之音”也永远比曹爽司马懿的“正始权争”更光彩一样，“正始”这个时代最亮丽的光环，是属于这些名士的。而从此以后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“老庄思想统领天下”的时代，就那样不可思议地出现了。像我们常说的“魏晋时期玄风大盛”、“名士们坐在一块儿谈玄论道”等等，虽然听着“玄”得很，但可不是空穴来风，这里的“玄”，其实指的就是“玄学”。晋朝名士们一个个都那么光怪陆离，甚至“人人都有一部‘放任’史”，玄学的影响也是最根本的原因。

玄学既然也是一门学问，那就必然会有专家。像何晏、王弼、夏侯玄、嵇康、阮籍、向秀等等，他们都是有名的“玄学家”。王弼的玄学思想最完善，而何晏——就是正始名士中的第一位，也是最吸引眼球的一位了。王弼和何晏都属于玄学里的“贵无”派，在思想上差不多。我们就先来说说何晏吧。

“第一位”风流名士

大概因为“浮华”还有何晏的个性，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一直不太好，不过何晏的身上，可有很多不寻常的地方。

——他是正始名士的领袖，最早的玄学家；他最先开创了“清谈”的风气；甚至，魏晋时最流行的吃“五石散”，这个“创始人”也还是他……最有魏晋特色的两件大事 “清谈”和“吃药”，竟都是从何晏这儿开始的。所以，把他称为“第一位”风流名士，实在并不过分。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不妨先来看看几个何晏的小故事，再去关注他的“学术成果”。

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4）

何郎傅粉否

我们知道，魏晋是历史上最盛产美男子的时代，屈指一数，称得上“绝顶风姿”的，少说也得有七八位。而何晏，肯定是其中之一。何晏不但容貌俊美，而且皮肤非常白。现在看来，好像显得不够健康，但古人论男人的“美”，这“白净”却是必不可少的，就像《陌上桑》里罗敷姑娘夸自己“夫婿”的美貌，第一句不也是“为人洁白皙”吗。何晏白得像个玉人，周围的人没事就怀疑起来，他真有这么白？不会是擦了粉吧？在那时，男人擦粉也不是什么稀奇事，大才子曹植洗完澡后，就喜欢往身上擦粉。人们猜着猜着，魏明帝竟出来说话了（这皇上也够无聊）。他说，这有什么难办？我自然有好办法。他主意打定，宣何晏进宫。寒暄一会儿，魏明帝吩咐宫人，给何晏端上来一碗滚热的汤饼，要他当场吃了。然后何晏一边吃，大家一边盯着他瞧。不一会儿，何晏吃得满头大汗，但皇上的话也不能不听，就一边擦汗，一边继续吃。大家一看，只见他朱红衣袖拂过之处，皮肤依然是那么白皙，一点变化也没有，甚至比刚才还透亮呢！人们不由在心里惊叹，哎呀，何晏是“真”美呀，原来并没有化妆……至于何晏平时是不是擦粉，就像鲁迅先生所说——那就是不知道了。

聪明的“假子”

别看何晏有段时间的确很风光，但他的身世，还是蛮不幸的。《三国演义》刚开始的时候，张让等等一帮阉臣，跟大将军何进斗起来，最后何进被他们害死了。而何晏，就是何进的亲孙子。后来，曹操看上何晏的母亲，把她收做了妾，小何晏就跟着母亲来到了曹操家。这孩子不但生来就漂亮，而且聪明伶俐，会来事儿得很。曹操喜欢得不行，把他认为了养子。何晏可是受着像曹丕一样的待遇长大的，甚至连衣服都穿得跟曹丕一个级别。曹丕对这个机巧的小孩一直都很烦，就给他起了个绰号——“假子”。等曹丕当了皇帝，何晏这“假

子”的帽子就更摘不下去了。不过不管曹丕高兴不高兴，曹操却一直很喜欢他。有一回，曹操对何晏说，你就改了姓，跟着我姓曹吧！这时的何晏才七八岁，听了曹操的话，想了一会儿，突然拾起树枝，在地上画了个小小的圈，他自己牢牢站在当中。曹操看着有趣，问他，你画的这是什么呀？何晏却倔强地抬起头说，我画的这个，是我们何家的房子。曹操怔了怔，再也不提让他改姓的事了。

浪荡附马和五石散

曹操对何晏的喜欢，莫过于这件事：何晏刚刚成人，曹操就把自己的女儿金乡公主嫁给了他。“假子”一下变成了魏朝的附马爷。不过，公主虽然嫁了美男子，但命运却没好到哪去。何晏自己长得美也就罢了，却还好色的要命，丝毫不把她这尊贵的夫人当回事。后来何晏成了曹爽的红人，更是仗着权势，连当年魏明帝的才人都弄来了，终日在曹爽的府里一块儿歌舞作乐。公主又气又伤心，跑回娘家对母亲哭诉：何晏干的坏事一天比一天厉害，以后他可怎么自保呢？不想曹操这位夫人竟豁达得很，不屑地一笑说：那还不好。何晏死了，你不正好省了天天嫉妒，再用不着受这份罪了！……何晏成天地饮酒作乐，不知是为了借药物助兴，还是他真为了养生，竟弄了种“神药”吃了起来。这就是后来风靡了魏晋的“五石散”。

“五石散”肯定也不是何晏发明的，说不定他是受了哪个方士的蛊惑。那这“五石散”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？据说最早是来源于名医张仲景，那是专门用来治伤寒的，不过成份跟后来的也不太一样。“五石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指五种跟“石”有关的药——石钟乳，石硫黄，白石英，紫石英，赤石脂。这些“石”药，在咱们古人的眼里，可都是能“延年益寿”，甚至“长生不老”的。这五种珍稀的“石”凑到一起，就成了名声赫赫的“五石散”。

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5）

它到底有什么功效？难道真的能养生吗？不管我们现在怎么看，那时的人们肯定是相信它能“养生”的。魏晋吃“五石散”的名士可是数不胜数。从何晏开始，著名人物接连不断，像后来的王羲之，就曾大赞这“五石散”服食之后是如何如何“美妙”。何晏自己也说：五石散非唯治病，更觉神明开朗。神明开朗……我们领会不了啥叫古人的“神明开朗”，但却会不由自主地想到“摇头丸”——就像鲁迅先生一下就想到了鸦片一样，所以他说，“五石散”就是一种毒品，是那个时候的鸦片。

既然是“毒品”，飘飘欲仙是一方面，那可怕的“另一面”也就不可避免了。五石散也是这样。据说，吃“五石散”是有严格规矩的，吃了之后，必须要吃冷食，喝冷饮，洗冷水澡，总之是越“冷”越好。“五石散”另有一个名字叫“寒食散”，就是这么来的。不过，只有酒例外，酒却一定得喝热的。（叹，这是个什么劳什子）“寒食”之后，必须穿很少的衣服，跑到大街上去蹓达，不能停下，这就叫“行散”。这样，让身体里的“散力”发出来，就产生“神明开朗”、“飘飘欲仙”的美妙感觉了。如果，你没有按着规矩办，“散力”没发出来，那就是非常可怕的，苦不堪言不说，弄不好还会丢了性命。王羲之的几个亲戚，就曾经写信给他，倾诉这“服散不当”的惨状。但既使如此，人家王羲之却依然照服不误。

一直不相信，古人就会比我们“傻”，这么恐怖的东西，他们就一门心思地如此痴迷。看来，这“神明开朗”、“飘飘欲仙”，对魏晋名士的诱惑力，还真是远远大于其他的时代。这些服药的名士们，在“行散”时，也颇干出过一些动人的事来。大名士兼美男子王恭，“行散”行到朋友家门口，也不管人家正在干什么，开口就问：古人的诗里哪句最好呢？人家正要回答，他却又不理会，自顾自地动情说：所遇无故物，焉得不速老……（我所见的再没有从前的东西，人怎么会不很快

地老去呢）然后沉浸在自己的情怀里，又接着“行散”去了…… 从不太正常的角度想，魏晋时代音乐、书法、绘画等等艺术的空前辉煌，跟这“毒品”也没准有点关系呢。

“清谈”名士玄学家

说过了何晏这些“生活”事，就来看看最重要的方面——他的玄学思想。

上面说，王弼、何晏，这两位最早的玄学家，都是属于“贵无”派。其实不只他俩，嵇康和阮籍也是这一派里的。不过，王弼何晏是重点解决“学术上”的问题，而嵇康阮籍，则更喜欢解决“个人精神”的问题。也可以说，王弼何晏是玄学里的“哲学派”；嵇康阮籍则是玄学里的“浪漫派”。

什么叫“贵无”？就是——万物以“无”为本。所有的存在都叫“有”，而“有”，是建立在“无”的基础上的，创造了天下万物的，就是这个“无”。

何晏说：道家是“本原”，儒家是“体现”，这两边其实并不矛盾。无论是治国还是做人，我们都应该以“无”为本。真正的圣人，他的内心是“空无”的，没有喜怒哀乐，不会受外界的影响。

虽然他说道家和儒家并不对立，但这说法，可无疑是把儒家的君君臣臣、天下人各就其位的大秩序一下打了个粉碎。皇帝再不是“天下第一”，啥叫“圣人”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“圣人”！我都以“无”为本了，心里还会装下你这个皇帝吗？在“我”的心里，这天下谁是最大？不是皇帝，更不是领导，而是我自己！所以，我们很多学者，都把这个“正始之音”，称为——中国历史上一次“人性的觉醒”，一次“精神境界的超越”。

当然，有了指导思想还不够，还必须得经常探讨、研究，让它形成完整的体系，不然可怎么运用到国家当中去呢。于是，何晏、王弼、夏侯玄等等玄学家，甚至还包括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，就常常聚到某一位的府上，一起谈论、探究“玄理”。

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6）

由于他们说的那些，都是很“哲学”的问题，听上去就好像天马成空，“玄”之又“玄”，跟现实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于是，我们就把他们这种聚在一起研究“玄理”的活动称之为——清谈！魏晋时代最有特色的文人活动，就是这样，从何晏王弼他们这儿开始了。

其实细说起来，“清谈”也没有什么可光怪陆离，就像整个汉朝，四百年的文人们都研究儒家的“经”一样，正始以后这二百多年，文人们就都研究道家的“玄”。骨子里都是一种学术探讨。只不过越是研究“玄”，人就越自我，也就越“由性”，甚至连行为仪表什么的，都好像带上了点“仙气”。如果说，汉朝的士人们个个都是“气度恢宏”，那魏晋的名士们，就个个都是“飘然若仙”了，这正是儒家和道家对人内心的不同作用。

一场关于“音乐”的争论

上面说，正始这场大讨论，“参赛专家们”可以分成两拨，一拨是何晏王弼的“哲学派”，一拨就是嵇康阮籍的“浪漫派”。何晏他们在朝廷，嵇康阮籍呢，还都在民间。既然整个社会要建立一个新思想，那这方方面面就都得研究清楚才行。于是，一场关于“音乐到底是怎么回事”的争论，就首先在名士当中展开了。

这场争论是由什么引起的呢，是当时的官员刘劭作的一部《乐论》。他总共写了十四篇，准备呈给皇上。现在整个社会、人心都乱了套，他就主张，应该好好地发挥音乐的“礼教”功能，只有“雅乐”才能让老百姓安定，接受教化。正是很典型的儒家观念。

我们知道，在咱们古时候，正经的音乐总是和“礼”有关，音乐就是“礼”的一部分。《礼记》里有一篇专门讲音乐的《乐记》，关于“音乐是干什么用的”，说得最清楚不过了：治世的音乐安详快乐，相应的国政就平和；乱世的音乐充满了怨怒，国政就会出现问题；亡国的音

乐哀伤愁苦，国家里的百姓就要遭殃。最后还总结——“声音的规律，正是和国政相通的。”

这就是音乐在古时候的神圣地位。这种思想一直到了魏晋，还都是主流。现在刘劭的《乐论》，也还是在坚持着儒家传统的思想。然而，没有想到的是，刘劭这《乐论》一出炉，立刻引起了大家的关注，名士们纷纷站出来，表达自己的观点。于是，一场关于“音乐”的争论，就这么开始了。第一个出来表达观点的是谁呢？——正是阮籍！

第一篇传世美文

刘劭的《乐论》肯定是引起了阮籍的感慨，没多久，他就也写了一篇《乐论》，然后很快被人们传开。这可是阮籍第一篇传世的佳作。他已经沉寂了那么多年，也思考了很多的问题，终于站出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了。不过颇有意味的是，虽然，他是因为刘劭的《乐论》才写的，但却不是要跟刘劭争论，他对刘劭这个“把音乐当成教化”的观点，还是真心拥护的！看看他说的：

天下尊卑有分，上下有等级，这就是礼的作用；每个人都安于他的角色，心里没有哀伤愁苦，这就是乐的作用。……礼是外在的规矩，乐是对内心的教化……只要礼乐正，那天下就太平了！

“礼乐正而天下平”，跟刘劭的儒家观点如出一辙。看来，家风对人的影响真是不可估量，这时的阮籍，还在一心地推崇儒家！著名的国学家陈伯君先生，也曾评论说：看了嗣宗的《乐论》，这难道是那个背弃礼法、甘于懒散、整天靠喝酒打发时间，就这么结束了一辈子的阮籍吗！的确，看阮籍的青年和晚年，简直就是判若两人。只是现在，他受的打击还不够彻底，心里还没真的绝望，没开始“人格分裂”，所以这时，阮籍还是个规矩的“儒学名士”，不能算一个“玄学家”。

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7）

如果说刘劭的《乐论》是属于官员给皇帝的奏疏性质，那没当官的阮籍，他这个《乐论》，就肯定是“学术讨论”的范畴了。于是，阮籍的《乐论》一“发表”，立刻引起了“学术界”的普遍关注。那些认为“道家是本、儒家是末”的玄学家们，可就看不下去了。很快，阮籍就遭到了来自玄学家的质疑。

《辨乐论》

是哪个玄学家向阮籍提出了质疑呢？——夏侯玄。这也是位著名的浮华人物，正始名士中极有人望的一位，很得曹爽的喜欢。他也长得很美，虽然名气没有何晏大，但也是出名的美男。

阮籍写《乐论》并不是想附和刘劭，他就是为表达自己的看法。不过，夏侯玄的这篇文章，可就是专门针对着阮籍来的，连名字都起得很直接，就叫——《辨乐论》。夏侯玄早就认识阮籍，于是便不客气，就指名道姓地说：

阮籍你说：律声和谐，阴阳就调和；音乐平适，万物就和顺；天下要没有雅乐，想阴阳调和，灾害不生，那就没有可能。你是说，音乐不但能教化人，还能调合阴阳，让灾难少发生吗？

这个我可不同意。这天地之间，本来就有强有弱，有盈有虚，像那古时候的圣君们，尧遭了九年的大水，天天为老百姓的饥劳担心；商汤赶上七年的大旱，甚至把祭祀的地点都迁移了，难道你是说，他们的音律都不调和吗？这本来就是自然的事，人是左右不了的，更何况音乐呢！

夏侯玄的看法很直接，音乐就是音乐，这跟国政有什么关系？调和自然灾害？那就是胡扯。天地是自然，音乐也是自然，哪有你们一直捧得那么神！夏侯玄果然有魄力，其实他反对的，并不是阮籍，而是从《礼记》开始就规定好了的儒家礼乐！根本上，就是玄学家对儒

家那套理论的不感冒。即然“道”是“本”，“儒”是“末”，你们还老抱着儒家不放，那还不就是舍本求末?

面对夏侯玄这篇针锋相对的文章，阮籍并没有再跟他辩。实在说，阮籍是有点心虚，其实，他那个《乐论》，跟他崇信的儒家一样，只是他的美好梦想，他并没有真的指望国家能像他想得那么好！而且像何晏、夏侯玄，他们都是现在的当政人物，正在尝试着拿“玄学”来治国，当然对他的儒家理论不会让步了。阮籍虽然大赞儒家，也看不上曹爽这一干浮华人物的才能，但也在内心深处感觉到，天下到了这个时候，恐怕儒家是真的不行了，夏侯玄说得不是没有道理……阮籍深深地叹口气，也不想再争什么了。

不过，这场关于“音乐”的辩论，可并没有就此结束，最经典的著作还没有出场。我们不妨先从“争论现场”离开，去跟随着阮籍，见一见这大作的原创者，顺便领略一下——他的风采。

山阳——最闪光的相遇

温和厚道的长者

阮籍反正也没出仕，他也不想再跟那干“浮华”人等混迹，那么闲居时，他就邀着亲戚朋友等等，四出游访，有时还独自到山里去，寻访仙人，也好排解一下心中的郁闷。这一回，因为偶然的机会，阮籍来到了河内郡（现在河南省焦作市附近），不想刚一到，就听人们说，河内郡新来了一位主薄，四十岁了才当官，性情宽和温厚，不事张扬，大家都说他是个有气度的人。阮籍一听，心里高兴，既然有这样的高士，那一定要去拜访的了。

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8）

与其说阮籍是慕名而来，还不如说，这位高士也早想见见已经很有名气的阮嗣宗了。两人一见面，都不由得暗暗欣赏。真是像传说中的那样，阮籍是“瑰丽”又“宏放”，气度深沉，还有点忧郁的内蕴；这位高士呢，穿着最朴素的衣服，老是那么温和，举止之间，就仿佛是一个宽厚的“长者”。两个人忍不住地在心里喜欢，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。

有的朋友可能已经猜到，这位“长者”，就是“竹林七贤”里另一位高人——山涛，山巨源。也许，历史永远都是偶然所铸成，阮籍遇到山涛的时候，山涛是刚刚出来做官，如果没有这回相见，很可能就不会有后来名传千古的“竹林之游”了。

山涛为什么这么晚才出仕呢？无独有偶，后来东晋的宰相谢安，也是年轻时不肯当官，一直到了四十岁，才终于踏上仕途。难道山涛也是这样？山涛跟谢安可是不一样。谢安不出山，那是他不肯去，官场是生拉硬扯甚至是威逼利诱地召唤他呢。山涛就惨多了。他不是不想当官，而是一直没有人重视他！而这，就是因为山家那贫寒的家世了。

山涛家可不像阮籍。人家阮籍再怎么说也是个士族，可山涛呢，虽然算不上最底层的老百姓，但也无疑是苦孩子出身。山涛的父亲是一个小县令，还很倒霉地早早就死了。“早年丧父”已经够惨，可家里还非常穷。要说山涛也真是不容易，在这样的境遇里长大，却从小就很有器量（莫非也是因为没了爹，所以就早熟？），一直被邻里同乡们称赞。就靠着这点“器量”，还有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山涛熬呀熬，熬到四十岁，才盼来了这个当官的机会，终于让山家脱了贫。

值得一说的是，山涛有位风趣的夫人。夫人娘家姓韩，自从嫁到了山家，就没过上什么好日子。其实她心里并没有嫌弃山涛，但却时常在山涛耳边打趣，嘲讽他不知啥时候才能有出息。山涛一向有器量

嘛，也不理会，只任凭她说。有一回，山涛实在听得腻了，想回敬她一下，但他仍然不急，只是说，你知道吗？凭我的本领，现在虽然忍饥挨饿，可将来有一天，却一定能做上“三公”！就是不知道，到时你可有没有做“三公”夫人的本事？韩夫人听了这话，不屑地瞟他一眼，大笑起来。当然，那时的韩夫人一定是没有想到的，丈夫这话还真不是瞎说，果然，他这辈子就当上了“三公”，而自己，也做梦都不曾预料地变成了“三公”的夫人。

竹林高隐“画中人”

阮籍和山涛就这么相识了，两人一见如故，阮籍留在了河内郡，跟山涛整日畅谈交游。山涛也把自己的朋友们，介绍给阮籍认识。山涛在这里当官，地面上都有什么高人，他心里也清楚得很。

有一回，山涛就对阮籍说：嗣宗啊，要说这河内郡的人物，有一位可是非比寻常，只不过他隐居在山阳，人们都还不知道他的名声罢了。阮籍一听来了兴致，忙问：那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山涛立刻面现神往，微笑说：论起他的才品，就好像那挺拔的孤松高标独立；他醉酒时的仪态，就仿佛那玉山将倾啊……山涛这话，别说当时的阮籍，就是我们后人听了，也没准会入迷。阮籍自然又是惊喜又是向往，真有这样的人？于是立刻拉起山涛，非要去拜访了。

两人一路乘着车，就向山阳县而去。这山阳县，南面临着黄河，北面依着太行山，古代把“山南水北”称为“阳”，所以这里就叫“山阳”了。过了山阳城，又向东北走了十几里路，路上的风景越来越清秀，让人不由得神清气爽。

车子停下来，山涛拉着阮籍下了车，阮籍抬头一看，果真是一处好地方啊。就见远远的山脚下，正有几间虽然简陋，却仍然清雅的房舍，房屋前一片青青的菜园。再看房后，葱郁的竹林掩映，给这清新的田园又添了三分情致……阮籍本来就对“求仙探幽”向往得很，一见眼前这景致，立刻心神飘荡，暗想，是什么高人住在这里呢？看来，山巨源的话说得不错啊。

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9）

山涛面带微笑，拉着阮籍往前走，这回看得清楚了，只见菜园中，正有一个身穿白衣的男子，手里提着木桶，不紧不慢地给菜苗浇水。他好像是看到了他们，又好像根本没看见。反正是不管看见没看见，他浇水的神态和动作，一点也没有改变。

山涛发出了爽朗的笑声，大老远就打起招呼来：哈哈，叔夜——

这个男子放下手里的木桶，直起了身。一看他的头发也没好好梳理，几乎就是自然地披散着，身上的衣服也简朴得不加修饰。他挺拔地站在那儿，远远瞧着这两位客人，十分俊美的脸上浮现出笑意来。

嵇康。他就一直像个传说中的人，或者生活在一幅画里。也没准，是这辈子错投了胎，原本应该留在仙界，却一不小心撞到人世间来了。人与“仙”自然是没法共容了，所以最后，他最终以那种方式离开，倒像个必然似的。

阮籍没有想到，这位被山涛推崇的“高士”，竟然还这么年轻。那时的嵇康的确很年轻，跟阮籍初见这一年，他才二十二岁。比山涛小了十八岁，比阮籍还要小十三岁。阮籍端详着嵇康，忍不住在心里赞叹，这位嵇叔夜虽然年纪小，但果真气度不凡呢，甚至还有点当年诸葛卧龙的风范啊……《晋书》里描述嵇康的外貌，说他“虽不自藻饰”，但却“天质自然”，而“龙章凤姿”。好一个“龙章凤姿”！看来，这美男子的风格还真是不一样——如果说，何晏那个“美”，是美得“浮艳”，就像一朵香花的话；那嵇康这个“美”，可就是美得“高隽”，就仿佛是一块未经雕琢、但却清泠无比的璞玉了。

竹林的三位领袖人物——嵇康、阮籍和山涛，终于在山阳相遇，这正是齐王曹芳正始五年左右，公元244年。应该说，无论是在魏晋历史上，还是在我们的故事当中，这一回相遇，都是非常小可的。

首先，那最“由性”却又最让人们倾慕的“竹林之游”，从这一回开始，就拉开了帷幕；

其次，随着“竹林之游”的名声渐渐响亮，竹林的“精神”也一步步地深入人心，“七贤”时常聚会的地点——嵇康宅边的竹林，也很快成为那个时代最让人们神往的地方；

再次，这一回相遇，无论是嵇康还是阮籍，他们的人生都开始了根本的转变——嵇康由一位不为人知的隐士，很快成为被众人仰望的“名士的高标”，也让千百年来的后人们，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；而阮籍，也终于从他推崇了快二十年的“儒家规矩”中走出来，最后竟变成了一个“由性”到了极点的玄学大名士。那么从此，一个更加精彩的阮籍，也会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了。

不可思议的“自然”

对于阮籍来说，嵇康的气质真是有点与众不同。

他还这么年轻，甚至可以算阮籍的晚辈。那按照最正常的礼仪，他就该对阮籍毕恭毕敬，虽然不至于卑微，但肯定也该十分谦恭才对。但嵇康完全不是这样。阮籍很快就看出，这年轻人的确对自己很尊重，而且也是发自真心的欣赏，但是这跟什么年龄、辈分之类，却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好像嵇康的脑子里，从来也没想过那个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他这样不遵守规矩，你又丝毫也不觉得他有什么无理！再看看一边的山涛，显然是早就习惯了，满面春风地跟两个人交谈，好像还十分喜欢。

而除了这个，还有一件事，对阮籍来说，也是很有点新奇的。这就是——他们俩的坐姿。在他印象里，山涛无疑也是个“礼法”之士，跟他相识以来，两人也一向以礼相待。可奇怪的是，怎么一到了嵇康这儿，山涛就好像不再是那个“礼法人”了，很快就跟嵇康一块儿，简简单单地“箕踞”而坐，丝毫也没觉得有啥不妥。

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10）

啥叫“箕踞”？就是指在那个时代里，古人一种很不合礼仪的坐姿。魏晋的时候，像椅子之类还没传进中原，大家就都“席地”而坐，就像现在日本韩国那样。那时的坐姿，也跟日韩一样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“跪着”，可没有像宋朝以后那么舒服的“太师椅”。而像咱们现在这种双腿前伸、用屁股着地的坐法，在那时就叫做“箕踞”了。其实看这个词，它本身就已经有“傲慢”的意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“像箕那样的很傲慢的坐姿”。

不过在那时，特别是从“竹林七贤”以后，还是有不少名士，就喜欢这个“箕踞”，一副才不管旁人说什么的样子。其实他们多少是有目的的，颇有点要刻意表现得“不守礼法”的意思。为了“另类”而“另类”，这种现象果然是古已有之。这样的人，阮籍也不是没见过，但看眼前的嵇康，跟他们却是完全不一样的！嵇康并不是非要跟那个“礼法”过不去，他不过是简单地顺着自己的性情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了，自然得好像本来就应该是这样！

这可是让阮籍既欣赏又觉得不可思议的，这个洒脱的年轻人，他怎么就能这么自然呢？就好像不是在这俗世间长大的一样。也许从某个角度说，嵇康还真不是在这俗世间长大的，要不怎么说他就好像错投了胎呢。汉魏时期的读书人，虽然不是家家都跟阮籍一样，世代推崇儒学，但小孩一开始读书，肯定谁也跑不了先学儒家的规矩。这是承袭了“大汉”的遗风，汉武帝时定下来的“五经”——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，不先花个几年背熟参透，就别想去学其他的东西。除了儒家的“经”，剩下的那些虽不能说“旁门左道”，但肯定不能算主流。所以，读书人还没成人就先被“儒学”洗脑，那就是不可避免。再碰上像阮籍这样心气实在的，长大以后把“儒学”看得这么神圣，也就一点不奇怪了。

可是，嵇康却偏偏不是这样。虽然，我们历史上说，“竹林七贤”是魏晋“玄学”的代表，但是，他们却大都并不是从头至尾推崇道家的。像阮籍，明显是由“儒”入“玄”；山涛，自始至终就“儒”不“儒”、“玄”不“玄”，他爱好老庄，但又从不肯花心思去研究；向秀，推崇“玄道”，同样也认可儒家，跟何晏一样，认为“道”和“儒”是可以调和的。而唯一的一位从小就认准了“老庄之道”，对儒家根本不感冒的，就是嵇康！

嵇康为什么会这样与众不同？这实在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。

从没有被“洗脑”的大名士

嵇康、阮籍和山涛，这三位有一个很有意味的共同点——他们全都是“早年丧父”。其实对于阮籍和山涛，这“早年丧父”，还仿佛是个“激励机制”，所以这俩从小就都很有志向，都梦想着有一天能“齐家治国”。可是到了嵇康这儿，却全不是那么回事了，无论阮籍还是山涛，他们小时候的日子都过得挺苦，可嵇康呢，反倒是父亲的早死，却让他度过了又舒服又自在的童年！嵇康的父亲死得很早，他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，老爸就撒手人寰了，估计嵇康对他父亲，是半点印象也没有。有点夸张地说，他这个“由性”的种子，大概从那一天开始，就种进血液里来了。

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11）

既然早死了爹，那哥哥们总该教导他吧，就像阮籍小时候那样。可是嵇康又偏偏特别招大人们喜欢。他是他们家最小的儿子，还长得极漂亮，虽然不爱说话，但却很聪明。就这么一个宝贝，不管是母亲还是两个哥哥，宠还宠不过来，谁也不忍心去管教他。后来，大人们又发现，这孩子自己还十分好学，喜欢到处找书看，这下，更给溺爱找到理由了：看来这孩子真是不用管教，他自己就知道求学上进啦！于是，嵇康的幸福童年就在“母兄”的“骄恣”下开始，十几年，他是想学啥就学啥，想看什么书看什么书，也从来没拜过老师，就凭着天资里的那份聪明，几乎把天下的经典都学了个遍。所以史书说，嵇叔夜小时候，就是一个“无师自通”的奇才。

学遍了天下的“经典”，那嵇康最钟情的是什么呢？这就是——老庄之道。在他著名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里，嵇康说，他小时候看了不少东西，但是就没有涉及“经学”。啥叫“经学”，就是那时的儒学。汉武帝设了儒家的“五经”，让天下的文人们全都来研究，所以整个汉朝的儒学，就称为“经学”。嵇康的原话是说自己“不涉经学”，我们虽然不能认为，他连儒家的经典著作都没看过（最低限度，也该认真地浏览过吧），但我们却可以肯定地说，嵇康对于“经学”——也就是儒学，从来也没有真的感过兴趣。更别提会像阮籍那样，被儒学洗过脑了。这可是嵇康完全自然的选择，没人逼着他上进，也没人要他振兴家室，五花八门的“经典”堆在眼前，他翻了又翻，就看“老庄”合自己心意。至于“儒学是什么”、“儒学对天下来说可有多么重要”，那跟他没关系，他也懒得去想。

特殊的成长环境总会打造出特殊的人？对那个时代来说，嵇康还真是与众不同。所以，他这个无比自然的“洒脱”，也就没啥不可思议了。人们说他“不守礼法”，其实，是他心里根本就没有这个“礼法”呀。

“音乐之争”的终结——《声无哀乐论》

那个时候，这高士相见，欣赏欣赏对方的气度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你有没有能真正拿得出来的文章。这也正是“竹林七贤”里，山涛的名声总比不了嵇康阮籍的原因之一。嵇康和阮籍，除了“哲学思想”以外，还都是不得了的文学家。阮籍的诗最好，而嵇康呢，最著名的就是文章。他可是当时最出色的散文家。这回跟阮籍一见，他自然也要拿出点真东西，来请阮籍鉴赏。那他拿出来的是哪一篇呢？这就是影响了整个晋朝甚至后世、被东晋宰相王导十分推崇的——《声无哀乐论》。

这时，学术界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关于“音乐”的大辩论，嵇康这个《声无哀乐论》，也肯定是针对这场辩论才写的。《声无哀乐论》无疑是这场辩论中最有价值的了，甚至在整个思想史、文学史、音乐史上，它都是一定要被提到的名篇。嵇康在这大作中，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观点呢？他这研究进行得可是非常完备的，几乎是从最根本的地方开始。最有代表性的，是两个重要的问题。

第一个问题：音乐到底是什么？

这个问题，也正是嵇康这篇高论最根本的主旨。在这里，他明确地提出了——“声无哀乐”的观点。这真是个发人深思的问题。音乐本身，到底有没有“哀乐”？有没有感情呢？嵇康直接说了：音乐只有刺耳和不刺耳之分，对人的影响只有“静”和“躁”，音乐本身根本没有哀伤和欢乐。音乐就是一个自然物，跟人怎么样，跟社会怎么样，本来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。

他还很有趣地举了“酒”这个例子，来跟音乐做对比：酒这东西本身的味道是“甘苦”的，喝了它的人，情绪就都特别激动。然而有的人喝醉了，高兴得手舞足蹈；可有的人呢，却悲伤得哭天抢地。你不能说，酒本身既让人高兴，又让人悲伤。因为那不是酒的作用。高兴和悲伤其实是在人们自己的心里，酒不过是把它们给激发出来罢了。酒跟音乐——它们的作用其实是一样的。

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12）

嵇康说的是不是有道理？到现在，很多哲学家、音乐家甚至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，还都在争论不休。其实，不只是音乐，我们所有的艺术作品，都会碰到这个问题。把这个问题引申一点，也就是——音乐、文学、绘画等等，这个艺术作品本身，它有没有情感呢？嵇康认为没有，难道真是这样吗？说到这儿，下面这样的辩论，就肯定会产生了：

反对者甲：嵇康的话我不同意。你不要忘了，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，可是满怀激情的，难道你能说，贝多芬在那种艰难下写出的《命运交响曲》，竟然连感情都没有吗？

支持者乙：嵇康哪儿说错了？艺术家创作的时候是满怀激情，可并不代表他的作品就也有激情！《命运交响曲》是能传达感情，但是，得看这个听众是什么样的人，你给一个一辈子没上过学、一首曲子也没听过的农民兄弟听听，看他是不是听得出贝多芬对生命的激情！不要说农民兄弟了，就是给一个一天到晚就爱听《老鼠爱大米》的纯情小姑娘听听，看看她是不是听得出来！

反对者甲：你说的是欣赏水平的高低，但并不能证明音乐本身就没有感情。那我问你，为什么过年的时候都用特欢快的曲子，可葬礼上都用哀乐呢？你说音乐本身没感情，那你就把春晚那个喜气洋洋的开篇曲换成《黑色星期天》试试？全国人民要不揭了你的皮我都不信了。

支持者乙：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习俗！这个你也能混为一谈。西方过圣诞节，教堂里的音乐就是又庄重又肃穆，难道你说那也是哀乐吗？既然你说到葬礼，那我问你，唢呐这乐器你总知道吧？就拿唢呐，吹风格相近的曲子，嘿，新鲜的是，赶上葬礼，它就怎么听怎么悲凉，可是搁在婚礼上呢，它就怎么听怎么喜庆！那你说，唢呐吹的这曲子本身有感情吗？要有，是什么感情？

反对者甲：你听说过这样的事吗？那些养牛养鸡的人，曾经给动物们放安详的音乐，这牛就长得比原来好，鸡蛋也下得比原来多！还有，现在都说胎教，小孩在妈妈肚子里才几个月，就开始听好听的音乐了，你说音乐没有感情，这又怎么解释？

支持者乙：你说的这个缺乏事实根据，谁也不能肯定就是那么回事。而且，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这跟嵇康的理论又有什么矛盾了？人家说了，音乐分为刺耳和不刺耳的，刺耳的让人“躁”，不刺耳的让人“静”。不管是牛羊鸡还是婴儿，当然是“安静”下就长得好，“不安静”就糟了嘛。不过，这可并不是说，音乐里面就有感情！

。。。。。

问题争论到这儿，就不妨来支持一下主人公吧。按照嵇康的理解，其实音乐本身，并没有什么情感特征，只有和谐与不和谐的区别。我们中学时学物理，不就把声音分为“乐音”和“噪音”吗，那是物理性质不一样。从这点上说，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嵇康，还发现了声音本质上的不同！至于像悲伤、幽怨、欢乐、清新等等，这些情感都是人们后来赋予的，就比如，过年的时候，鞭炮的爆炸声，那可是无可争议的“噪音”，但是，因为这几千年的风俗，人们就听着这“噪音”喜庆，甚至禁放那几年，大家还觉得这春节过得没意思了。

不止音乐，其实所有的艺术作品，都是共通的。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在他的《无言之美》中说过这样一段话：

姜白石的“数峰清苦，商略黄昏雨”……我在读这句词时，这九个字对于我只是一种符号，我要能认识这种符号，要凭想像与情感从这种符号中领略出姜白石原来所见到的意境……我是在欣赏也是在创造，倘若我丝毫无所创造，他所用的九个字对于我就漫无意义了。

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13）

这里就明白得很了。不管是文字、还是音乐、还是绘画，它们都只是一种情感的“符号”，或者说是“载体”，它们能传达作者赋予的情感，但情感却并不是它们本身所具有的特性。如果没有了作者和读者，那这个作品摆在这儿，它就是一个“物”，是没有情感色彩的，就像成语里的“对牛弹琴”，也正是这个意思。

所以，对于叔夜这“声无哀乐”的观点，我是肯定要投一张支持票的了。当然，“声音到底有没有哀乐”这课题，还是得等咱们的科学家们再进一步地研究探索，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。下面，我们就来瞧第二个重要问题：

第二个问题：音乐和教化

要说这个问题，才是这场“音乐之争”的根本。无论是刘劭、阮籍还是夏侯玄，他们讨论音乐的目的是什么？还是为了治国，是为讨论“音乐和治国有什么关系”才争起来的。刘劭和阮籍是传统派，认为音乐的作用是极大的，可以左右国家政治。夏侯玄是激进派，认为音乐跟国政一点关系也没有。那么嵇康呢？

其实，嵇康跟他们有一个根本的不同。他跟他们的目的不一样！他们辩论音乐，还是为了辩论国政，音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而嵇康这篇《声无哀乐论》，主要还是为“音乐”而辩，作为一个音乐家，他真正感兴趣的是音乐，是其中蕴含的哲理，并不是非要寻求“治国之道”。这很可能还是他从小就没被儒学“洗脑”的原因。不过，既然是辩论，也不能完全脱离主题。所以，关于“音乐和教化”，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

首先，嵇康说，音乐是能够“移风易俗”的，跟国家的安定平和是有关系的。虽然不像“传统派”说得那么“神”；但也不像夏侯玄说的“一点关系也没有”。这就有疑问了，嵇康不是说“声无哀乐”吗，为什么又说它能“移风易俗”呢？

我们还拿嵇康那个酒的比喻来解释吧：酒既然能让人激动，那人的情绪原本是高兴的，喝了酒，自然就兴高采烈，而不会哭天抢地了。这关键在哪里呢？是你本来是高兴的！也就是说，如果，老百姓的心思原本就是平和的，那音乐的效果自然也会好，音乐这个激励作用就是很正面的，这种好风气流传开来，自然就可以“移风易俗”。而如果你心里本来不高兴，那再怎么喝酒你也高兴不起来，“借酒销愁愁更愁”啊。音乐也是这样，国家要让老百姓过得人人心里不舒服，不管你弄出多高雅的音乐，也“移风易俗”不了。所以，说“移风易俗”，是必须得建立在比较好的国家基础上的，人民还不能安居乐业，想靠音乐来实行“教化”，那就是不可能。

应该说，嵇康说得非常理性。首先他否定了阮籍他们那种传统儒家的、恨不得把音乐当“神乐”的说法，提出了“音乐原本没有哀乐”的观点，说明国家的盛衰最主要是“为政”，音乐没有那么大的作用；其次，对夏侯玄的激进理论，他也进行了修正，音乐怎么可能没有“教化”的功能呢？一个国家要是从皇上到老百姓都唱淫辞溢调，那这个国家能好得了吗？把音乐和“教化”结合起来，不必非弄成人们都不爱听的“雅乐”，但关键是要“乐而不淫”，要让上上下下不管是“大贤”还是“愚者”，都能舒舒服服地接受，这样才能让老百姓受到熏陶。

我们从后人的角度去看，嵇康这话，说得也是颇中肯。其实正是由于，他参加这回辩论，并没有抱着太多的目的——阮籍谈音乐，那是为了推崇儒家；夏侯玄跟阮籍争，是为了树立玄学。而嵇康呢，他脑子里没那么多必要推崇的东西，他就是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，提出了自己的真实看法而已。也正因为这个，《声无哀乐论》一直被认为是这场辩论中最最精彩的作品，而轰轰烈烈的“正始音乐之争”，也因为《声无哀乐论》的问世，终于告一段落。

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14）

一个时代的风景:竹林之游

痛苦中的第二次“洗脑”

瞧了嵇康的《声无哀乐论》，阮籍的心情可是十分复杂。本来，跟夏侯玄那一回辩论，他就已经感觉到，儒家是真的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了，玄学家们不是没有道理。现在再看嵇康这篇无论思想还是文采都可称超一流的大作，欣赏之后，他禁不住地又一次感到悲凉。嵇康在《声无哀乐论》里，不但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对音乐的认识，还明确地提出来，真正的“圣王”，一定是“崇简易之教”、“行无为之治”。很明显，嵇康虽然也没同意夏侯玄，但却肯定是跟他们一个路数，是以道家为高，而看不上儒学的。与其说他反对夏侯玄，还不如说，他更加反对的是阮籍！

阮籍是真的不想说什么了，儒家可是他崇信了二十多年的理想，难道就再也坚持不住了吗？让一个人放弃自己的信仰，那是多痛苦的事啊……很多史学家都感叹，阮籍前后的判若两人，这在整个历史上，都是十分罕见的，就是一个很典型的“双重人格”。可是，阮籍怎么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？从满脑子都是儒家道德规矩，到一门心思就跟礼法对着干，这奇怪的变化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虽然当时政治局势的险恶和虚伪是一方面原因，但也许更重要的，还是因为他认识了嵇康，认识了竹林的这一干朋友！正是嵇康，还有这些朋友，让阮籍真的对玄学发生了兴趣，也终于开始了人生最重要的转变。

“竹林之游”就这样在山阳正式开始。这里是嵇康的地盘，才没有那么多规矩，甚至你要循礼守法，大家还都看你不顺眼。阮籍瞧着嵇康，心里暗暗想，难道叔夜不是很令人欣赏吗？像他那样又有什么不对，又有什么不好呢？于是，守了半辈子规矩的阮籍，竟也试着开始不要那个礼法了，一向端端正正的坐姿，也从此变成了“箕踞”。如果

说，这些还只是他行为方式的变化，是属于“外表”的话，那么嵇康他们谈论的话题，就真是影响到阮籍的内心了。

“七贤”在竹林中的聚会，主要内容是什么？大家一定会说，饮酒赋诗嘛。这的确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哪一回聚会，酒自然是少不了的，尤其后来有了刘伶的加盟，就更是不可或缺的项目了。不过，不管饮酒还是赋诗，那都还是活动的“形式”，并不能算聚会的“主题”。那这“主题”又是什么呢？这就是——清谈！我们说，清谈是从何晏、王弼他们开始，就渐渐地流行了开来，其实，不只正始名士，也不只竹林七贤，整个晋朝的文人名士们，聚到一块儿的活动主题，就一直都是——清谈。直到南朝也没有改变。

何晏王弼是清谈的第一批，竹林七贤呢，就是第二批。细想起来，大家聚在嵇康这儿，大概也只有谈“玄”论“道”了，你跟他谈儒家，虽不能说他不知道，但他肯定是不感兴趣，那大家还谈啥呢？山涛随和得很，反正他也喜欢道家，到了竹林，就谈老庄；但是，仕途经济他可也没忘，等走出竹林，那就是另一番风貌。相比之下，阮籍就实诚得多了，看他这一辈子，先被儒学洗了二十年的脑，正苦闷中，又一下被嵇康这弥漫着“清玄之气”的竹林吸引了，于是，第二次被玄学的“洗脑”，又在痛苦中开始。

既然是谈“玄”，那么下面这位就是很不可或缺的了，他就是——嵇康的好朋友、竹林七贤中最纯粹的学者——向秀。

第二篇 乱世浮华说“正始”（15）

灵秀“小书生”

要说谈“玄”，在这个时候，真正能跟嵇康谈到一块儿的，恐怕就只有向秀一位。虽然后来阮籍的“玄谈”也很厉害，但他那是后来居上，现在还处在人生观的深度迷惘中呢。山涛能谈，但不精，他也不那么当真。另外的几位——刘伶、阮咸、王戎都还没来，而且就算来了，他们也谈不到嵇康和向秀这个高度。

嵇康在山阳，有两个好朋友，一个是吕安，另一个就是向秀。有趣的是，向秀也是先认识了山涛，然后由山涛引见到嵇康这儿来的，就跟阮籍一样。山涛就好像竹林七贤里的“联络员”，虽然他自始至终都没那么“玄”，但如果没有了他，这个“竹林之游”很可能还形成不起来。山涛把向秀介绍给嵇康，没想到两人是一见倾心，可算碰到了知己，甚至还是遇上了对手，结果向秀干脆留在嵇康这儿不走了。山涛宽厚地笑笑，也十分高兴。

其实，向秀比嵇康还要年轻，那时很可能也就二十岁，不过，年岁小可并没有影响他的成就，而且，那时的玄学家大多都很年轻。像历来评价最高的王弼，他发表最有影响力的《老子注》时，也就二十出头。

向秀就在嵇康这儿住下来了，和吕安一起，三个人有时种菜浇园，有时一道打铁，虽然清贫，但却很自足，日子过得好不舒心。如果说，吕安是嵇康亲密的“生活私交”，那向秀就是嵇康最欣赏的“学友”了。向秀跟嵇康争论起学术问题来，那可是啥啥也不管的。不至于面红耳赤，但也是毫不相让。于是，这样的场景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：

细雨过后，空气无比清新的竹林中，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向秀，四位大名士个个衣着简朴随意，自然地倚坐在圆石上，一边的木案摆着嵇康的琴，周围陈放着美酒。嵇康和向秀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“哲学

问题”，说到兴起处，忍不住站起来，慷慨地抒发起心中的情怀，他们那飞扬的神情，真让人怀疑，这竹林会不会就是那世外的仙境？长者山涛悠闲地喝着酒，面带微笑地听着，瞧着，还时不常地插上一两句，说说自己的主张。含蓄的阮籍一边欣赏着朋友们的风采，一边静静思考他们的观点，然后却忍不住在心里轻轻地叹气……

正始五年（公元244年）的竹林，大致就是这情形，虽然，“七贤”并没有全都到齐，但最重要的几位人物已经出场，所以我们说，“竹林之游”就是在这时开始形成的。这真是这个时代里最绚丽的一道“风景”了，而从此，“魏晋风流”的最大亮点，也渐渐从朝廷里那些“浮华公子”们的身上，转向了竹影婆娑、琴音　从的山阳。

第三篇 刀光隐现的京都（1）

第三篇刀光隐现的京都

阅读小笺：

◆ 天下大势：曹爽和司马懿“正始权争”进入第二轮，司马懿获胜。

◆ 思想成就：思想大讨论“正始之音”也进入了第二轮，王弼推出玄学最重要作品《老子注》。

◆ 竹林故事：嵇康发表著名的《养生论》，风度冠京都，娶公主为妻。阮籍终于开始成为“玄道”中人。

故事说了这许多，我们不妨来回视一下，竹林的故事是在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下发生的呢？是在魏朝“正始年间”。线索有三条：第一条，国家的局势。这是最有影响力的了。在曹爽和司马懿一轮轮斗争的背后，天下文人的命运和内心，也都被不可抗拒地左右着。第二条，一个时代的思想大变革。玄学蓬勃地兴起了，讨论还在不断地深入，主人公也都发表了精彩的见解，还因此成就他们的美名。第三条，就是主人公们的故事。而他们这些精彩故事，也正是在头两条线索的影响下才发生的。

嵇康阮籍他们在山阳相聚没多久，度过了一段不长的好日子之后，无论是朝廷里的险恶斗争，还是玄学的进一步讨论，都很快地进入了第二轮。那么他们的命运，也都跟随着改变了，他们一直相聚畅谈的地点，也很快从清静安闲的山阳，转到了万人瞩目却又刀光隐现的京都——洛阳。

第二轮的角逐

先来看看现在洛阳朝廷里的情势。这时候，曹爽和司马懿的第二轮较量已经拉开，而且还看出点分晓来了。曹爽这边，一群公子们围聚在曹爽身边，想尽办法地壮大势力。这样一看，现在这京都，司马

懿就好像被晾到一边去了，朝廷里到处都是曹爽的人，整个洛阳是一派“浮华”风貌。

既然势力壮大了，那就得有所作为。于是，以夏侯玄为首，开始了一番针对国家制度的改革。这就是历史上的“正始改制”。“正始改制”虽然效果并不怎么样，甚至是让司马懿抓住了把柄，但它可是非常独特的。

应该说，“正始改制”就是玄学家拿玄学理论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最新尝试！其实，玄学虽然影响了魏晋二百多年，但那主要还是指社会风气，玄学并没有真的像儒学那样，成为正经的“官方统治学说”。后来的宰相王导谢安，虽然都拿道家思想作为执政的指导，但那主要还是他们个人的原因。谢安那时设立了“太学”，虽然他自己对儒家不感冒，但“太学”里也还得教大家儒家经典，而绝不可能给学生们讲老庄。如果说，玄学也曾经成为过官方认可的“统治学说”的话，那么整个历史上，也就是“正始改制”这几年。这样看，这场规模虽然不算小，但却不太成功的改革，还真的很有意义。

“正始改制”既然是以玄学为指导的，那它的具体方案自然就有很明显的道家倾向。夏侯玄的这套“改革方案”，主要就是三个方面：一个，扩大吏部的权力；再一个，精简机构和官员；最后，改革原来繁琐的服制。第一条无疑还是为了壮大曹爽的势力，而后面两条，就是典型的道家清静简朴的为政思想了。

其实，这个改革看上去没什么问题，连就想反对的司马懿也没找出太大的毛病，只是说，主意是好主意，但得等有才能的人来实行才好。这时，曹爽可不想听他的了，很快就开始实施。然而不幸的是，他这一干“浮华公子”们实在太有“魄力”，虽说不上肆意妄为，可也差不太多。改革虽然不是坏事，但国家的法度，可不是拍拍脑袋就能改的呀。但公子们不管这些，对过去的旧法一概视如草芥，多少年的老规矩，一句话之间就给改了。四世元老蒋济是真看不下去，就上疏

说，像丁谧、邓飏这样，在任上随随便便就改变法度，那可是不行的。就连曹爽自己的长史，对他们这“改革”，也都从心里就不看好。

第三篇 刀光隐现的京都（2）

这“正始改制”，是在实施上出了问题。其实，也正像阮籍所感到的那样，何晏他们这干人，虽然个个“玄谈”出众，当个玄学家是没问题，但真不是治理国家的材料。而且，他们这种“浮华”的风貌，随意的作派，是越来越让大家看着不顺眼。何晏跟曹爽饮酒作乐，弄来先帝的才人取乐不说，还看上国库里的东西，就肆无忌惮往家拿。难怪金乡公主说他“作恶越来越多，以后没法自保”。

于是，由刚刚兴起的玄学指导的“正始改制”，就在国人的一片抵制声中，基本宣告失败，后来到底是怎么收的场，也就不得而知了。“浮华公子”们的名声也与日俱下，曹爽是一天比一天地不得人心，像蒋济这样的大魏旧臣，最后竟站到了司马懿那边，估计也是在这时开始寒了心。

曹爽这边是这样，那司马懿那头呢？司马懿当然是很惬意了。他本来就看曹爽成不了大事，干脆就让他去闹腾，这下果然闹出毛病来了。司马懿心里高兴，暗暗把曹爽这些“败绩”一笔笔记在心里，就等时机一到，再给你致命一击。

不过曹爽“改革”这段时间，司马懿可并不是就在观望，他虽然没跟曹爽真的冲突，但也是一点没闲着，是充分地展现了自己的才能和特长。他漂漂亮亮地打了两个胜仗，好好提高了一下自己在国家里的声望！正始二年（公元241年），吴国兵分三路，分别进攻芍破、樊城和柤中。司马懿一看，机会来了，曹爽你不是把持朝政，搞什么改革嘛，那你改吧，我正好去干点有用的，省得看着你闹心。于是，司马懿立即向小皇上曹芳上疏，自请亲率大军伐吴。这是第一回。第二回是在两年以后（公元243年），吴将诸葛恪占据宛城，六十岁的司马懿再次亲自领兵，很快就把诸葛恪击败了。司马懿不愧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，这两次出兵，朝廷里的人，没几个支持他，有的认为时机不好，有的像曹爽那边的，就是想挡他的路。司马懿是根本不

听他们的，两次出师，都是干净利落地凯旋而归，没给别人留下一点话柄，也让那些反对的个个都闭上了嘴。

曹爽正焦头烂额地“改革”，司马懿这边却屡战屡胜，眼看这声望就把曹爽盖了，这可怎么办？邓飏就给曹爽出了个主意。谁说就只有司马懿有本事，难道他会打仗，咱们就不会吗？他出兵伐吴，咱们就出兵伐蜀，也打个胜仗回来，煞煞他的威风！曹爽一听，也只有这样了，确实没有再能拿出来的东西了。于是正始五年，也就是嵇康他们的“竹林之游”正式开始的时候，曹爽就领着夏侯玄发动了这场魏蜀战争。对这次出兵，司马懿是很不看好的，他也跟曹爽说了。当然曹爽是不会也不能听他的了。于是，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“骆谷之役”。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？——曹爽不但败得很惨，而且还败得很不光彩！当时的情形大致是：曹爽认为要从秦川（陕西）这一边入蜀太困难，不如从汉沔（湖北）那一边进攻更稳妥。大军沿着汉沔一路走，却被蜀国的大将王平挡住了去路。曹爽一时也不能突破，就沿水扎下了营。可是拖着拖着，运粮的骡马还有好多士兵都生了病，眼着仗就没法打了。曹爽一看攻也不行，守也不行，没办法，就只好下令退兵。不成想，他这一退兵，人家蜀军却乘胜追击，结果还没跟敌人正面作战，就被杀了个大败而归。

曹爽还真不是能成大事的材料，改革改不好，打仗也不灵。要说魏明帝当时挑上他来撑曹家的天下，也真是失败的选择。如果曹爽不是这么不成器，司马懿也未必能找到机会，历史上的“大晋”王朝，还说不定就出现不了了。

看这第二轮的斗争，一边是失败的改革、丢人的惨败，再加越来越不得人心的“浮华”；而另一边，却是日益攀升的人气指数和威望，让司马懿对那个“非常之谋”的实现，是越来越有信心。虽然两边还是没有短兵相接，但是这第二轮，肯定是司马懿赢了。那么朝廷里这等局势，对这些文人们，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？也许，阮籍这个经典的故事，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了。

第三篇 刀光隐现的京都（3）

广武山顶的呐喊

现在的阮籍，正处在极端的心理痛苦和斗争中。也许，不仅这时，他后来这几十年，内心都是这么个状态。如果说竹林七贤的每一位，都有不同于其他人的“最大特色”的话，那么阮籍的这个“特色”，无疑就是痛苦。他是“七贤”里最痛苦的一个。他性格含蓄，但骨子里却倔强得很，跟他父亲阮　一样，知识分子的顽固和软弱是兼而有之。他不能像嵇康那样看得开，那么敢直抒胸臆，又不能像山涛那样懂得去“与世沉浮”，他最擅长做的，就是不说。我看不惯，又惹不起，还不肯同流合污，那我不说可以了吧，难道我忍着还不行吗？不过这种忍，也的确是艰难了点，忍得一时，难道忍得了一世？所以后来，他就找了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办法来发泄，但就是不肯正面说出一句话来。竹林七贤里没一个像他这样的，人家“由性”都是为了自己高兴，可阮籍呢，其实，他那些令我们捧腹的“由性”故事的背后，却都是沉痛的泪水……不过这是后话，那么现在，一向要“以国家为己任”的阮籍，看着朝廷里这局面，也终于忍到快要忍不住的一天了。

不知他是一心要凭吊古迹，还是就想出去走走，散散心，好排遣排遣心里的难受。不管什么原因吧，有一天，他就独个来到了广武山。广武山是个什么地方？它在今天郑州市的西北，黄河的南岸。这个地点，离阮籍的老家陈留、嵇康的山阳还有京都洛阳都不远，总之就在他们经常活动的范围之内。

广武山也不是什么“风景名胜”，但却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故事——它就是当年汉高祖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时，终于分出了胜负高下的“成皋之战”的发生地。就在广武山，刘邦和项羽一个在山上的西城，一个在山上的东城，各领大军，隔着一条“广武涧”，对峙了好几个月。后来，刘邦在这边牵制项羽的主力，韩信却在山东那边，也就是项羽的背后，节节获胜，弄得项羽腹背受敌，损失惨重。没有办法，项羽只

好跟刘邦谈判，商订双方以后“以鸿沟为界”，两分天下。然而实际上，项羽已经不可挽回地输掉了战争，广武山上的这次谈判，也正预示着，日后这“天下归汉”的大势，是再也无法逆转了。

就是这样一个曾经改变了天下的古战场，估计在阮籍那时，虽然也十分荒凉，但很多遗迹也还都保留着。阮籍一路走，一路看，信步上山。他越往上走，心里越觉得悲凉。对他这种个性内向的人来说，其实人越多，场面越热闹，他反倒越没有话说。他能欣赏朋友，但却不善于表达自己，有时一个人，反而能彻底地放松，把心里的感觉全都释放出来。

阮籍登上了广武山顶，看着这些遗迹，想着那些曾经撼动了天下的往事，心头的郁闷再也抑制不住了，他就放开声音，朝着空无一人的山岭还有天空，喊出了那句震撼千古的名言——“时无英雄，使竖子成名！”喊完这句话，他再也说不出啥，就独自一人，好好地痛哭了一场。

人总要有发泄的时候吧，不然可怎么活下去。但无论如何，阮籍这还是正面的发泄，跟后来的那些“黑色幽默”相比，在绝望的程度上还是不一样。那他这“英雄”，还有“竖子”，指的又是谁呢？如果很表面地解释，那就是说，他在骂刘邦跟项羽。他是在说，那时没有英雄啊，如果不是项羽这个废物，才不会让刘邦那没德没品的“竖子”成了名！有不少人认为阮籍就是这个意思，又跟阮籍后来的行为联系到一起，非说他是狂妄自大，胡说八道，快成“撒酒疯”了。李白诗仙就是其中之一。在阮籍之后的五百年，李诗仙也登上了广武山，在大赞了刘邦一番之后，又想起阮籍的话，他就很不以为然。夸完了刘邦，他就开始批阮籍，瞧这话说的，还真是不留情面：

拨乱属豪圣，（夸刘邦）

第三篇 刀光隐现的京都（4）

俗儒安可通，（说阮籍是“俗儒”，怎能理解像刘邦那样的“豪圣”）

沉湎呼竖子，（“沉湎”，说阮籍好酒，这话就是酒后胡说）

狂言非至公，（虽然后世把你阮籍抬那么高，可我看这“狂言”，你就不是个完人。太白当真意气，其实他自己一生的“狂言”，也实在不比阮籍少啊……）

抚掌黄河曲，（我在这黄河之曲的广武山上，为高祖击掌，大声叫好——再夸刘邦）

嗤嗤阮嗣宗。（果然是诗仙，一句诗尽显可爱：气，你个愚痴的阮嗣宗！）

这里不禁要为阮籍大喊了，真是冤枉啊冤枉，李诗仙您说话声音大，一句话能响彻半个天下、好几千年，这么批人家，还是要慎言、慎言才好啊！……不过不用担心，为阮籍鸣冤的，可也早就有了，这里面最著名的，也是一位像李白一样绝顶级的大人物，他就是——东坡学士！

苏大学士看了李诗仙的诗，不禁微笑：太白误矣！……就来看看东坡的反驳：

嗣宗虽放荡，本有意于世，（嗣宗虽然“放荡”，但他本来是很以天下为己任的）

以魏、晋间多故，故一放于酒，（魏晋的时候，国家多变故，他心里难受又没办法，所以才沉湎于酒）

何至以沛公为竖子乎？（嗣宗的意思，怎么会是认为沛公是“竖子”呢？）

苏学士还正面地表达了对这句话的看法：

“时无英雄，使竖子成其名！”岂谓沛公竖子乎？非也，伤时无刘、项也，竖子指魏、晋间人耳。

苏学士是理解阮籍心里说不出来的痛苦的。难道阮籍有毛病，刘邦项羽这样的人，他说都是“竖子草包”，那他心里认为的“英雄”可还有谁？他这一番呐喊，肯定是有所指，而绝不可能就对着一片遗迹，心痛得要死要活。说他是“酒后狂言”，倒是诗仙这个评判有点意气了。

那么，真像东坡所说，阮籍是“伤时无刘、项，竖子指魏、晋间人”吗？这里不妨提出一个观点来：“竖子”是指魏晋间的人，具体就是这时候朝廷里的某些人，绝不是刘邦项羽，这个是无疑了。但是，阮籍也并不是说，他认为当世需要像刘、项那样的英雄。这里很可能另有隐情，其实细想也挺有趣，这就是——刘邦项羽这两个人物，跟现在朝廷里的局势，还真是有的一比！

“如果不是项羽这个废物，才不会让刘邦那没德没品的‘竖子’成了名！”我们简单点，把这里面的两个人名换换，把“项羽”换成“曹爽”，把“刘邦”换成“司马懿”，看看是个啥效果：“如果不是曹爽这个废物，才不会让司马懿那没德没品的‘竖子’成了名！”真真对景。看这两对人物，项羽和曹爽，虽然远不在一个级别，但这性格缺陷，还真有点相像，项羽好逞“匹夫之勇”，又不精谋略手段，老把天下的事想得恁理想；曹爽呢，实在说把他跟项羽相提并论，真是抬高了他，但这个“志大才疏”，不懂谋略，还真是有几分相像。看刘邦和司马懿，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些朋友就会有同感了，这两位，别说，还真是像。那谋略，那手段，那阴险，从厚黑学角度，还真差不多在一个级别。

第三篇 刀光隐现的京都（5）

也许这样来看，阮籍这句让后世争论不休的“惊世之语”，也就弄得清楚了。其实，刘邦项羽跟他没啥关系，他没想骂人家，但是，这两人的事，跟朝廷里的事颇有一比，他就借着这个，把曹爽和司马懿给骂一块儿了，好渲泄一下心中的愤懑。就是一个文人们惯用的“借古讽今”。 他本来就“以天下为己任”，对曹家多少还有感情，很有点“忠臣”的素质，其实这里，他就是想说：曹爽你这个不争气的，大好的江山社稷，早晚要断送在你的手里了！唉，这真是让人既伤心，又没有办法啊……而这个，也正是阮籍心里最深的痛苦之一了。

“惊艳”洛阳

感受了阮嗣宗的“千古伤心”，我们回头来说嵇康。嵇康和阮籍的相遇，对嵇康来说，也是十分重大，同样让他的人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。

“竹林之游”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时代最绚丽的风景，这个核心，应该说还是嵇康；竹林最根本的精神，也是嵇康的精神。不过，嵇康如果没有遇到阮籍，以他家平常的出身，就算他再怎么高标出世，再怎么不同凡俗，最多也就是位不得了的隐士，不可能得到整个天下的推崇。就像王安石感叹伊尹和姜太公一样——“倘使当时身不遇，老了英雄”，只因“汤武偶相逢”，他们俩才真的“风虎云龙”了。嵇康也正是这个意思，虽然，阮籍现在的名声，也谈不上非常响亮，至少比不了何晏夏侯玄，但他无疑也是一位名人，是已经得到了社会认可的，连位列“三公”的太尉蒋济都已经注意到了。那么，嵇康后来的一举成名，跟他这时认识了阮籍，并且很快就“契若金兰”，可是分不开的。

阮籍读了嵇康的大作，了解了他的风度为人，心里又是惊叹又是喜欢，世上竟有这样的人，怎能就让他被这么埋没了呢，一定得让天下人都知道才是正理！所以，二十四岁的嵇康离开山阳，第一次来到京都洛阳，很可能是由于阮籍的引见和推举。不过，让嵇康自己也没

有想到的是，他的这回“入洛”，竟让整个京都，掀起了一场“惊艳”一般的轰动！来到洛阳没几天，他的名字就一下被人们传开了，大家纷纷传说：阮嗣宗那位年轻的朋友，真是不一样，真可称得上是“神人”哪……

这实在有点不可思议，难道那时的人们都浪漫到了这地步，见到一位风度不凡的美男子，就崇拜成了这样？那嵇康到底有什么东西，一下就倾倒了满城的名士甚至老百姓呢？

清新自然玄学家

要说嵇康在洛阳的“一举成名”，当然，他那无比自然的“气质”，还是最主要的原因。就像阮籍见到他时一样，这个人好像就不是在人世间长大的，言谈之间，老是带着那么一种让人怎么看怎么舒服的自然，而且跟外界的影响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他最喜欢的，就是跟大家争论玄学，谈谈音乐，谈谈养生，但是除了这些，像那些现实的事务、国家政治之类，他是丝毫不感兴趣。也难怪人们说嵇康是“神人”，在京都这政治空气主导一切的地方，嵇康说不上“不食人间烟火”，但肯定也能算半个神仙了。

而这时，洛阳的名士无非就是两种，一种还一心想着儒家，就像阮籍，但那肯定已经过时，提不起人们的兴趣；另一种，就是何晏夏侯玄他们这些浮华公子。按理说，玄学作为一种新思想，会更加吸引人，可是何晏这些人，又实在让人从心里看不上眼，甚至因为他们，人们对玄学都不那么认可了。老的已经枯燥乏味，新的又这么不成器，那这个时代的“真名士”，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？具体的不知道，反正像何晏那样肯定不行。

第三篇 刀光隐现的京都（6）

人们正郁闷，偏巧在这时，嵇康到洛阳来了。嵇康真是碰到了最好的时机。大家正在心里给“名士”这概念找更好的定位，他就正好出现在了眼前。人们心里想的那几条，一看嵇康，是怎么瞧怎么对景。首先，他不推崇儒学，是个很彻底的“玄学家”，半点迂腐的东西也没有；另外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他是把何晏他们给大家留下的“玄学家个个都浮华”的印象改变了！人们不由感叹，看来并不是能谈玄的人，就都那么让人烦心哪，看这位嵇叔夜，玄谈一点不比何晏差，可再瞧人家的行为举止，那是天生的超脱，才不像你们那样奢侈放荡、为所欲为呢！这个时代的名士应该是什么样？不用找了，看看嵇康，你就知道了。

其实对整个魏晋时代来说，嵇康的这回“入洛”，也说得上是“意义重大”。正是他，在这场思想的大变革中，给玄学注入了最清新的空气，重新给人们树立了一个“玄学家”的好形象，也让“玄学”这门学问，有了更加持久的生命力。后世都把嵇康作为名士的最高标准，而这个开头，也正是这时。

才冠京都论“养生”

当然，这回来洛阳，嵇康也是做好了准备的，总要有好文章展现给大家才行。他就带来了近期的大作、另一篇最受宰相王导推崇的——《养生论》。

说到养生，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可是由来以久，最早能追溯到上古时期。《庄子》里的名篇《养生主》，虽然说的是庖丁怎么解牛，但国君看了就说，正好可以领悟“养生之道”。看来在那时，养生就已经成为一门正经的学问了。那养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？最根本的，就是长寿，甚至还盼着能“长生不老”。当然“长生不老”是从没实现过了，但“延年益寿”还是可以办到的。

《养生论》和《声无哀乐论》一样，都曾影响了整个魏晋南北朝，是那时公认的两篇极有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作品。嵇康在《养生论》里提出了哪些不同凡响的观点呢？这就必须要提起嵇康和向秀那场著名的——“养生之辩”。

嵇康的《养生论》一拿出，向秀就发了辩论的瘾，立即针对嵇康的原文，写了一篇《难养生论》，毫不客气地提出了一系列质疑。其实，向秀的质疑并不全代表他自己的观点，从某种角度说，他是希望通过自己这一“难”，嵇康能把他的理论说得更完整，更有说服力，颇有点帮衬的味道。不过在那时，这种方法也算不上稀奇，名士们清谈起来，也都是这个程式，一个先说，另一个就来“难”，然后再辩，再“难”……如果这人一直没有被“难”倒，那就会得到大家的推崇，称赞他是善于“清言”的人。而在这种“辩难”过程中，思路就越来越广阔，道理也越辩越清晰，还真是一种探讨问题的好方法。所以魏晋那时候的名士，别的不说，至少人人都算得上半个哲学家。

嵇康一看，向秀开始“难”了，也更加来了兴致，立即表态，再回向秀一篇《答难养生论》，把向秀的质疑一条条又都给驳回了。就来看看他们俩的精彩争论：

争论一：生命……你到底有多久？

一个人的生命到底应该有多久呢？到现在，科学界也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。知道一些的是，据2007年的统计数字，中国女性的平均寿命在77岁左右，男性则要短一点。那么假设，人如果一辈子没受到外界的损伤，那他到底能活上多少岁？这个问题，大概也是人类亘古以来的“天问”之一了，而且只要我们人类存在，就还会永远地追问下去。而这，也正是嵇康和向秀的“养生之辩”中，第一个重要的问题。

还好，不论嵇康还是向秀，他们俩都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不存在所谓的“长生不老”。别看这在现代人看来，简直是不须论证的公理，但在那时候，可有很多很多的养生家，都认为人是可以不死，最后能成为不生不灭的“神仙”。所以，相对那个时代来说，他们俩还都

是非常理性的。不过，关于“生命到底有多久”这个问题，两人的观点却发生了很大分歧。

第三篇 刀光隐现的京都（7）

嵇康说：人不会长生不老，早晚都会死。但是，如果调理得法，活个几百岁、上千岁，都有可能。比如彭祖 就活了七百岁，安期 活了一千多年。像这样的人，就是我心目中的“神仙”了。

向秀难：你说的这个“神仙”，我不同意。不管彭祖还是安期，那都是传说中的，不能拿来当证据。这些人在哪里？是你亲眼看见的吗？没有亲眼看到，我是不能相信的。原本人就有天命的极限，不是调理不调理能够左右，即使调理得很好，以我的经验来看，人也不可能活到几百岁、上千年。除非你在现实中找到这样的人，否则就不能成立。

嵇康辩：彭祖和安期，史书里都有记载，你虽然没见过这样的人，但不能说，这世上就一定没有。平常人为什么不能长寿，是因为不知道调理自己的心神，否则绝不会活不到一百岁就死了。人如果能“修性保神”、“安心全身”，尽量不让无谓的爱憎和忧喜等等扰乱内心，就能像龟鹤那样长命。如果这样，活上几百岁、一千年，又有什么不可能呢？

这里向秀是经验论，有理，但“难”得似乎还不够充分；嵇康呢，真是个理想的人物。在他自己的一套理论里，这就是很有说服力的推论。不过，最主要的是，在他们那个时代，大家还都不知道，其实人体的内部是有一套衰老机制的。就算真的像叔夜所说那样，一个人把自己的内心调理得十分好了，却也挡不住会走向暮年……当然了，嵇康就是认定，人是可以有上千年的寿命的，那么，这又怎么才能实现呢？

争论二：服食养我形……是耶？非耶？

嵇康既然提出，人能够活上千岁，成为“神仙”，那他自然也研究出了一套怎么实现这美好理想的办法。嵇康这套养生理论，简单点说，就是两个大方面，一方面“养形”，保养自己的身体；另一方面“养

神”，调理自己的内心。先说养形。在这里，嵇康的方法很直接，那时叫“服食”，在今天看来，也就是——吃药。

嵇康说：最上乘的药物能够延年益寿，而中乘的药物呢，只是维持日常生活之用。可是现在的人们，只是看到五谷之类，或者看到好吃但却没有益处的东西，却不知道有“上药”存在，他们自然是不能活得长久了。

向秀难：五谷不能延年益寿，好吃的食物对身体无益，这个我很难同意。难道要人们都不再吃五谷吗？好吃的食物，也不能再去理会吗？

嵇康辩：我并不是说吃五谷没有好处，但也只是中乘而已，比起最有效用的“上药”来，它们可差得远呢。“流泉甘醴”、“琼蕊玉英”、“留丹石菌”、“紫芝黄精”，像这样的药材，都是汇集了天地的灵气，独自生长在神奇的地方……能涤荡五脏，让人神明开朗。吸吮一下，轻身易气，通彻筋骨，洗去你身体里的污秽，给你凌云一般的意气……像这些，难道是五谷能够做到的吗？

毋庸讳言，“吃药”可是嵇康这辈子非常重要的课题，在山阳隐居时，他就经常到周围的山里去，采集“上药”。不过，他采的这些灵药，虽然也有“石”，但跟何晏那个五石散，很可能并不是一个东西。魏晋名士们吃了“五石散”都得去“行散”，但史书却没有嵇康行散的记载。那么，嵇康到底服的是什么仙丹，也很难得到确证了。

不过，嵇康虽然很看重“服食养形”，或者也真的从“上药”当中得到过益处，但是，这还不是他的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。其实在他看来，无论吃了多好的“上药”，还是属于“下乘”，还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。那么什么才算“上乘”？什么才是“养生”中最重要的？这就是《养生论》里最精华、也最被王导看好、后来还指导了无数后人的核心话题——清心养神。

争论三：清心养神……人生所欲有几何？

嵇康的“养神理论”是《养生论》中最有价值的篇章了。我们说，竹林七贤的思想，几乎成了后来二百多年魏晋士人们的心灵指引，他这个“养神理论”，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，也因此，后世的思想家对《养生论》的评价都非常高，认为它是——一种“生命哲学”。就来看看关于“养神”，嵇康和向秀又进行了哪些深入的论辩。

第三篇 刀光隐现的京都（8）

1．质疑道家

嵇康说：人应该“清虚静泰，少私寡欲”。知道名位这东西会伤害人的德行，那么就不要去经营；知道甘厚的美味会有损人的心性，那么就扔了它不要再回头……心性旷达没有担忧，恬静无争没有思虑……忘记什么是快乐，于是就真的得到了快乐；忘记什么是生死，于是就得到了长生。如果总能这样的话，就能像传说中的羡门、王乔一样长寿了。

向秀难：你是说，人应该把自己封闭起来，抑制欲望，不能追求快乐吗？这个不合“天道”吧？本来，人是得了天地的造化才诞生出来，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。不像草木，不能躲避风雨和砍伐；不像鸟兽，不能逃离罗网和气候的威胁。人能自由地行动、做事，特别还有“智”来做指导。人的这些优势和好处，全都是因为有“智”啊。要像你说的这样，没有思想和忧虑，那跟“无智”又有什么不同？“智”还有什么可宝贵的呢？因为人有生命，所以自然就会有感情、有欲望，感情和欲望满足了，自然就会舒服，要像你说的把欲望隔绝在外，那跟没有生命又有什么不同？生命还有什么可宝贵的呢？

这里，向秀“难”的很有些道理。道家讲“绝圣弃智”，无论老子还是庄子，都认为人的“智”是不该用的，能早“去”就要早“去”，人只有去了智，才能真正遵循天道，再不会遭到天灾，也再不为外物所累。其实，道家的至境，就是一种无智无生的状态。就像《庄子＊缮性》里说的：“人虽有智，无所用之，此之谓圣一”。嵇康这番话，看上去跟道家的说法很一致，向秀这一“难”，并不仅仅是在“难”嵇康，实际上也是对道家的根本思想提出了质疑！那么嵇康又怎么解释呢？虽然要分门别派的话，嵇康一定得算老子门生，但是，他的观点可跟传统道家并不一样。

2．好色……人之本性耶？

嵇康辩：我并没有说，人是不能有欲望的。“欲”是出于人的本性，如果没有经过“智”的思考表现出来的“欲”，那就是本性的体现；人知道自己有“欲”之后，就开始思考怎么更好地满足它，那就是在用“智”了。

人本性的欲望，碰到能让自己满足的，满足完就好了，再多了也没用。可是用“智”去思考“欲”的人，就已经不是从本性的需要出发了，就会变得越来越贪婪，总是没有满足的那一天。这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？不是欲望本身有错，其实人的“智”才是真正的祸首！

举些浅显的例子说明这个“本性的欲”：让一个瞎眼的男人行房事，天仙一样的西施和丑陋不堪的嫫母对他来说，又有什么区别？让一个昏聩不辨五味的人吃东西，糟糠和精米对他来说，又有什么不同？欲就是欲，如果没有“智”的作用纵容它，它又怎么能够辩认什么好什么坏，什么美什么丑呢？

叔夜这番话说得当真精彩，也极为独到。论点还真是不少，我们不妨来做个条理。

第一，他肯定了，人就是有欲望的，这没什么不正当。他说的“人之本性”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也就是生理需要嘛。

第二，他提出，欲望虽然是本性，但它本身却并不是无厌的！这可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。直到今天，我们很多人不是还都认为，人的欲望是根本没有止境的吗。然而在嵇康眼里，欲望就是一种没有性质的东西，就是个物理状态，它的目的非常简单，“欲”本身并不可怕，也不贪婪。他说，人本性的“欲”很容易满足，得到之后，就不再需要更多。值得一说的是，叔夜这个观点，在近两千年之后，竟得到了现代心理学家的证实。现代心理学也认为，人的基本欲望得到满足之后，它就不再强烈，相应的紧张感也随之消失。这无疑给嵇康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。

第三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好色、贪婪，心里的欲望总是满足不了呢？嵇康说，这是因为这些人把高于动物的“智”，错误地用到满

足“欲”上去了。“欲”本来是正常的，简单的，容易满足的。是你自己用“智”去追求这种物理满足，就让“欲”泛溢起来，甚至最后连“智”都控制不了了。所以，罪魁祸首根本不是那个正当的“欲”，而是你自己的“智”，或者说，是你为了追求一己的舒适和享受，错误地使用了上天赋予你的“智”！

第三篇 刀光隐现的京都（9）

那么，从叔夜的这番话里，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：贪婪、好色，这些是人的本性吗？不是！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吗？不是！人的欲望本身是有限度的，所以会没有止境，是因为你自己出了问题。

3．“智”与“欲”的完美平衡

那在嵇康的心里，“智”和“欲”到底应该是个什么关系呢？这里，我们不妨先看看道家的思路。如嵇康所说，既然罪魁祸首是这个“智”，那么可怎么处置它？道家说得干脆，一个字，“弃”！弃了它，回到自然属性，那就是真的回归自然了。可是，倘果真如此，就像向秀说的，“智”是人类跟动物相比，最大的甚至也是唯一的优势。“弃”了它，那不就……非要把这“万物之灵”变成鸣禽走兽？虽然做个鸣禽走兽，没准比做人还快乐呢，但是，这未免过分了些吧……这个“智”真的就得“弃”了吗？嵇康的想法跟传统道家可是不一样的。

嵇康说：君子知道“智”会导致人的欲望贪婪，追逐外物而伤害本性，那么怎么对待“智”呢？他说：“智用则收之以恬，欲动则纠之以和”——智不是没用的、要“弃”的，它正是用来调整和引导“欲”的！通过“智”这种高级动物的特质，来调理我们本性的“欲”，让它按照最正常的状态来表现，最后达到和顺的境界。于是，人们虽然经常受到各种美味的沾染，声色情欲也都早有体验了，但仍然有“智”的力量来排遣、消解它们，让自己不会变得贪婪而不知满足。

“智”与“欲”的完美平衡——这也正是我们古代养生思想中的“适欲说”。为了养生，人应该控制自己的“欲”，绝不能过，但也不能不足。但是，嵇康不同的是，他论证了“欲”这个东西本身不是没有止境的，人如果真的达到了和顺的境界，自然就不会去追求更多，所以，嵇康的“适欲”，并不是要压抑和克制，而是指通过“智”的调理，让人们真的回到本性的自然。从这点上说，嵇康的《养生论》比起传统道家

来，虽然也十分理想，但却人性化了很多。他那么受魏晋名士们的推崇，这很可能也是原因之一。

4．人生伊始……焉知“富”与“贵”

《养生论》里，除了“欲”和“智”的问题以外，嵇康和向秀争得最厉害的，就是这个话题了。关于“富贵”，恐怕无论在什么时代，都是一个极有现实意义的问题。还须强调的是，这里向秀提出的观点，并不是他自己这么认为，而是当时的社会上，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思想状态，于是他就提出来了，还是很有些帮衬嵇康的味道。

向秀难：人的嗜好和欲念——爱好荣华而厌恶屈辱；爱好安逸而厌恶辛苦，这些都生于自然。天地的大德是产生生命；圣人的大宝是拥有高位。所以说，富贵，是天地之情。人贵了，那么别人就都听你的，就能行“义”于天下；人富了，就能用资财来积聚百姓跟随自己。这些都是古代先王所看重的，都是自然规律，是不能改变的。

嵇康辩：君位和富贵是两回事。君主是为天下而存在的，并不是为一个人的富贵。像那古代的圣君，以万物为心，与天下同得。虽然身在君位，享受万国的敬奉，但心神恬静得就像平常的士人接待宾客一样；虽然设置了龙旗、穿戴了礼服，但就像身穿着布衣一样。他怎么会去要求百姓都尊奉他一个人，而把天下看成自己的私有，把富贵看得最有价值，一心孜孜不倦地去追求呢？富贵实在并不是人的本性啊。

然后，嵇康又举了令伊子文 、柳下惠 等等高贤不为富贵所动的例子，来说明追求富贵本来就不是人的本性。这个应该是不用怀疑的了。想想我们出生的时候，谁知道什么叫做“富”，什么叫做“贵”呢。历史上不为富贵动其心的人，也多得不胜枚举。尤其这个时代，竹林七贤以后，不贪富贵、不慕荣华几乎就成了衡量名士的一把尺子，东晋颇有些原本声望极高，但就是不肯做官，最后就真的隐了一辈子的高士。甚至那些心里真想当官的，在表面上，也多少要表现得不那么

执著才行，不然，官还没求来，首先就会遭到人们的一致鄙夷……东晋这风气，跟嵇康这篇《养生论》，也有不小的关联呢。

第三篇 刀光隐现的京都（10）

5．天和自然……风流时代最强音

驳完了向秀，嵇康意犹未尽，人一生既不追求富贵，也不追求私欲，那到底还有没有快乐？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？慷慨之中，嵇康提笔写下这样一段话，意气飞扬地表达了他心里对人生的美好追求：

被天和以自然，以道德为师友，玩阴阳之变化，乐长生之永久，因自然以托身，并天地而不朽……

我们知道，竹林七贤留给后世最响亮的口号，也就是后来嵇康在《释私论》中说的——越名教而任自然，它几乎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。什么是名教？它是儒家和法家结合的产物，理解成儒家礼义规范等等，也没太大问题。虽然到那时，司马家一面高举着儒教的大旗，一面却阴险狠辣地进行着改朝换代，这些令嵇康他们更加难以忍受，才终于公开站出来宣布，跟司马家标榜的那个“儒教”彻底决裂，但这个最核心的“任自然”思想，在嵇康这回入洛，发表《养生论》时，就已经明确地提出来了。

从此以后，“自然”两个字，就真真切切地走进了人们心里，并且被士人们不断地研究、拓展……十年后，阮籍写出了《大人先生传》，那里面所描述的“至人”，就是一个“自然”得无与伦比的神仙。再后来，到了东晋，这“自然”又进入了更高的层次。相对来说，嵇康的“自然”，还是他自己的“自然”，跟政治一点关系没有，甚至是种反抗状态，在这种对抗中，嵇康还是痛苦的；而王羲之的“自然”，就已经可以一边满腔热忱地关心国事，另一边却又飘飘欲仙地说“我终将快乐而死”了；到了谢安这里，“自然”就表现得更加宏大，要做官，就竭心尽力地为国家效力；想归隐，就尽情尽兴地享受人生，对他来说，“自然”这两个字，已经把政治囊括其中了。

虽然我们后世评论魏晋名士，总是要从竹林、从嵇康阮籍说起，但是，如果用“真名士，自风流”来形容的话，其实，真正担得起这句

话、真正把“自然”两字写到了极致的，应该说，那还是谢安、是王羲之，是东晋时期的名士们。正像魏晋文学专家牛贵琥先生所说：“比之正始名士、竹林名士，东晋的名士要更率真。”这不是哪个人的原因，而是因为——玄学是到了晋朝以后才臻于成熟，那时的士人们，也终于找到了怎么调整个人和政治关系的最好方式，于是，我们的名士们才真的“自然”起来了。

这样，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玄学——也就是“魏晋风度”的这条发展线：何晏的时候，那是浮华放荡，人们还不知怎么风流，于是就瞎风流、乱风流；嵇康一出来，改了何晏的毛病，提出了“体悟自然”，告诉人们真正的风流应该是什么样，于是很快引领起了整个时代；等到谢安，他就把嵇康的“体悟自然”写得更加圆满了，嵇康的“自然”，可以解决个人的问题，无所羁绊地风流于山林，而谢安的“自然”，就能够连国家的问题也一块儿解决，坦坦荡荡地风流于天下了。这整个的变化过程，虽然也有很多国家政治方面的影响，但最骨子里，还是玄学这门新兴的思想，从诞生终于走向成熟的体现。

“八卦”姻缘

不可思议的婚姻

正始七年（公元246年）对嵇康来说，真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时候了。如果人一辈子的好运气是一个固定总数的话，那么这一年，就几乎是用掉了他的一大半。这些也都是嵇康完全没想到的，从一个不为人知的隐士，到天下瞩目的名士偶像，不过就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。然而，让他更加想不到的是，上天给他的眷顾，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，似乎还嫌他得到的不够多，一定要把所有的好东西都加给他才肯罢休。而这件事，就是历史上一直被人们争论的——他和魏朝宗室的婚姻。